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炮击金门

 **eBOOK**
网络资源 中英双语

炮击金门决策的前前后后

1958年8月28日，福建前线万炮齐轰，举世震动，国民党军队盘踞的金门岛立刻笼罩在火光烟雾之中。炮击金门，是中共中央围绕台湾问题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重大决策。这场炮击是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斗争的形式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斗争的结果既支援了中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又对争取台湾当局，发展海峡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炮击金门决策的战略考虑

炮击金门的发生，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重要的现实问题。从历史原因看，1950年，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美国以武力侵占台湾，使原本属于中国内政的问题严重复杂化。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后，中国政府及时把台湾问题提到全世界人民面前，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在中国的努力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压力下，1955年8月美国不得不同意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是，由于美方缺乏诚意，1957年底谈判中断。这预示着美国准备进一步在这个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给中国的和平带来很大威胁。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寻找机会使台湾问题重新引起国内外关注，以期获得解决。

从现实原因看，1958年夏天发生的中东事件是这场斗争的重要导火线。当时，中东地区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美国为维持其在这个地区的殖民统治，不顾世界舆论的谴责，于7月15日出兵黎巴嫩，公然干涉它国内政。与此同时，美国还积极支持蒋介石集团骚扰大陆沿海地区，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利用这个时机重新提出台湾问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把台湾问题同支持中东人民反美斗争的国际战略意图紧密结合起来，使两个地区的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为后盾。

但是，美帝国主义毕竟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因此，决心下定后，还要讲究策略，寻找最有利的斗争方式。这是7月中旬中东事件爆发后中共中央一直在考虑并反复认真研究的问题。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上，作出了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18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亲自部署炮击金门。信中写到：“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毛泽东的信中包含了中共中央决定打金门而不打台湾的极重要的策略思想，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处理中美蒋三角关系的正确方针。

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后，占据着的台湾地区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金门和马祖等沿海岛屿，一部分是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当时，台湾驻有美国军队，并受到“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保护，如果打台湾，会为美国参战提供口实，也会引起一些中立国的不安与误解。而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则不同，那里没有美国驻军，也不受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制约，我们打金门可以不和美国人直接交锋。如果美国出面干涉，只能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它的侵略立场，使其政治上陷于被动。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当然，整台湾也是整家法，不过，那个地方有您美国兵，那我还是暂时不去。”由于执行了打金门的决策，使中国围绕台湾问题同美国的斗争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主动。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中共中央为打金门做了

大量艰苦细致而周密的准备工作。在短短一个月中，福建前线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中央军委的部署，以及毛泽东提出的“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的指示，完成了空军的紧急战斗转场及海军舰队的岸炮部队的入闽集结。

8月22日，联大紧急会议讨论通过阿拉伯各国要求美国从中东撤军的提案。第二天，8月23日，毛泽东下令对金门展开大规模炮击。这个时机选得恰到好处，因为要求美国从中东撤军的提案通过后，中东局势将缓和下来，这样，国际关注的热点就会转到台湾地区，有助于中国人民的斗争。

炮声引来的反映和斗争

从8月23日至9月4日将近两周的时间，前线部队执行中共中央炮击金门的决策，取得预想的成效：第一，警告兵严惩了蒋介石集团；第二，减轻了中东人民的压力；第三，调动了国内人民的积极性；第四，试探了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态度。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正如周恩来所说：“打炮就是实验他，这回实验出来了杜勒斯这张牌出来了。”

金门炮响后，美国政府表现得十分恐慌，立即从地中海、旧金山、日本、菲律宾等地调舰队和飞机集结于台湾海峡，准备协防金、马。我军向金门开炮的第四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谈话，重申美国将不放弃它已经承担的以武力阻止解放台湾的“责任”，并授权国务卿杜勒斯于9月4日发表声明，公开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9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指出：台湾仍被美帝武力侵占，蒋介石集团在美国庇护支持下盘踞这些岛屿，因此解放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虽属我们内政问题，但实际已变成一种复杂、严重的国际斗争，因此不能简单化，要把它看作是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宣传上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台湾沿海岛屿全部解决是一场持久的斗争。必须有长期打算，从各方面进行充分准备，并根据情况发展采取一切适当有效的办法。具体办法是：一、继续炮击，不宜进行登陆作战；二、炮击必须打打看看，看看打打，保持完全主动；三、不得进入公海作战，蒋不轰大陆我不轰金门、马祖；蒋轰大陆，我即轰金、马，但不轰台湾；四、不主动攻击美军，若其入我领海领空，我坚决打击之。中央对形式的判断是：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这时期不同于朝鲜战争时期，世界各地，包括英国、日本等都不会支持美国的行动。

事实正是这样，在世界范围内，除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外，几乎都不赞成美国的作法。即使像日本、英国这些美国的盟友都表示反对。日本有关人士表示，金门沿海岛屿属于中国内政，美国最好不要干涉，英国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互相配合共同行动，而在远东即台湾地区问题上则反对美国“介入”，在美国国内，反战空气甚浓，甚至像赫尔利那样敌视中国的人都认为，美国政府在执行一种“自杀政策”。

苏联虽然不赞成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但在得到中共方面关于不拉苏联“下水”的承诺后，公开表示：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苏联不会“无动于衷”、“袖手旁观”。苏联的态度对美国的行动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在国内外种种压力下，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慎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9月4日，杜勒斯发表声明后，在备忘录中透露出如下信息：一、国民党可以自己

与中共交战，美国将保护运输；二、希望中共不会认真打起来；三、美国不放弃和平谈判的希望。这表明：美国不想与中共直接交战。

美国的底摸清了，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决定采取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方针，把美国重新逼回谈判桌旁。具体办法是：一面继续执行炮击金门的方针，并向全世界正式宣布，中国领海的宽度为 12 海里，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舰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一面积极呼吁恢复中美和谈。9 月 6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作是中共中央对杜勒斯 9 月 4 日备忘录的态度。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一打，打出美国想谈了，他敞开了这张门了，看样子，他现在不谈，也是不得了了，他每天紧张，他不晓得我们要怎样干。那好，就谈吧，跟美国的事就大局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嘛。同一天，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他在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行径的同时，代表中国政府公开倡议“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谋求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消除”。

在毛泽东谈话期间，金门守军的海上补给线被截断，美国军舰以为蒋军运输船护航为名侵入中国领海。福建前线指挥部请示是否开炮。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指示坚决打击，但是叮嘱“只打蒋舰，不打美舰”。我方一开炮，美国军舰立即丢下蒋军运输船向台湾方面遁去。这更增加了中共中央已边打边谈方针取胜的信心。

美国政府对毛泽东谈话和周恩来声明中关于谈判的信息反应很快，非常重视。艾森豪威尔立即召集国防安全委员会会议，表示中美之间可以“立即恢复谈判”。

1958 年 9 月 15 日，中美两国大使级谈判在炮击金门的背景下于华沙复会。在第一次会议上，美国不肯拿方案，而是一再提出先停火，再讨论各种具体措施的提议，当时，中方谈判代表为抓紧时机，争取主动，在休会十分钟后提出了希望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五条方案。这使美国方面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中方急于达成协议，因此态度立即强硬起来，要求台湾地区立即停火，说什么美国不能容忍盟友的领土被武力侵犯。与此同时，杜勒斯在纽约召开的联大会议上遥相互应，要求中国先停火，然后再进行中美谈判。中共中央立即指示中方代表，“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即在美方不正面回答我方案，而继续主张停火的情况下，立即提出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向中国领海领空的一切军事挑衅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缓和消除目前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反建议。这个反建议确定了中美谈判的根本原则，扭转了被动局面。9 月 19 日，毛泽东十分兴奋地致信周恩来：“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

为配合华沙谈判，福建前线指挥部拟采取三项措施：一、继续进行炮击；二、实施对金门轰炸，增加蒋军压力；三、采取海空炮联合攻击，全面开花。对上述措施周恩来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对金门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海、空、炮联合作战确不易配合很好，且有触及美舰美空军的可能。”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指出：“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正确运用边打边谈的方针，由于美国国内愈来愈多的人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美国政府不得不进一步调整对台湾问题的政策。9 月 30 日，杜勒斯在答记者问中声明：我们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我们不想承担任何这种义务。今后我要说，如果美国认为放弃这些岛屿不会对

可能的保卫“福摩萨”(台湾)和条约地区的工作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我们就不会考虑在那里使用部队。这个讲话标志着美国对金、马的政策从“协防”转为“脱身”,目的是以放弃金、马,换取长期盘踞台湾的合法地位。

巧变炮战策略,维护祖国统一

美国准备从金、马沿海岛屿“脱身”,中国政府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收回这个地区了。这是当时国内外大多数人的想法。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却改变了初衷。在金门炮战开始后,中美谈判恢复之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准备分两步解决台湾金马问题,即先解放金、马沿海岛屿,再解放台湾。毛泽东说: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由我们自己解决。但是,如果美国能说服蒋集团从金、马撤退,我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对台湾不使用武力。这个想法当时没有公布。

中共中央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是在9月30日杜勒斯声明之后。杜的声明发表后,激化了蒋介石集团同美国的矛盾。当时,驻守金门的军队有11万,占蒋集团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军队的成员多来自大陆。如果蒋介石放弃金、马,不仅会影响军队的士气,而且会影响政权的稳固。因此,蒋坚决反对美国放弃金、马的作法,并同美国的矛盾日益尖锐。

蒋介石对美政策的两重性,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先收复金、马,还是把金、马暂时留在蒋介石手中,联蒋抵美呢?毛泽东后来在各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开始我们想打金、马,后来一看形势,金、马收回就执行了杜勒斯的政治路线,还是留在蒋介石手上好。要解决,台、澎、金、马一起解决。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这个意见在党内取得共识。周恩来后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时解释说:我们的方针,简单来说,就是要使台、澎、金、马仍留在蒋手中,不使之完全落到美国手里。清朝统治阶级的方针是“宁与外人,不给家奴”,我们则是“宁与家奴,不给外人”。

把金、马留在蒋手里拖住美国,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著名的“绞索政策”。它的含义是说,台湾及美国在外国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这个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自己制造的。它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头上的绞索就越紧,总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10月初,经中共中央讨论后,这个方针被确定下来。

中共中央调整对金、马的方针主要是考虑到,如果逼蒋介石撤退金、马,形式上是我们收回了沿海岛屿,实际上是我们对美国让了一步。这样,美国首先会把台湾孤立起来。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然后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托管”台湾,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永久殖民地。另外,蒋介石撤离金、马后,中立国会出来劝说,我们将在政治上、国际舆论上陷入被动境地。调整后的方针的好处是:第一,保护了蒋介石的民族性,使台湾不落到美国人手里。如果蒋介石让出金、马,使台、澎与金、马分开,台湾就离大陆更远了,便于美国搞“两个中国”。第二,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保留了一个大陆同台湾对话的渠道,否则双方将长期处于隔离状态。第三,台湾归还祖国,实际上是一场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竞争。晚一些时间收回,有利于动员国内人民搞建设,增强国防力量。

10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决策的精神，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当前对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指出：“早日收复金、马对解除福建沿海地区的直接威胁，对打开海上交通，发展福建沿海的经济建设，对鼓舞全国人民和我军的士气，有很大好处，如果辨到这点，应该说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把这个胜利和暂时利用金、马把敌人套在绞索上，把解放金、马和解放台湾统一来解决等长远利益比较起来，则不如把金、马暂缓解决，仍由蒋军占据似乎较为有利。因为这样可以继续拿金、马作为活的教材，教育和动员全世界人民，把美国彻底搞臭，可以继续分化帝国主义阵营，更加孤立美国，可以继续动员全国人民激发生产建设和全民练兵的热情，可以继续利用金门、马祖的斗争，作为我军实际的练兵场所，锻炼部队。这样，我们就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国际形势更有利了，我们就可能把金、马问题和台湾问题统一来解决。”

大陆和台湾要求保持“一个中国”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但是，在对美态度上找到了某种共同点。为进一步加深美蒋之间的矛盾，进一步促进海峡两岸关系向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方向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暂时停止炮击，开展政治攻势。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分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全面反映了中央决策的深刻含义。文告写到：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和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这是个重要的历史性文告。一些学者评论说，它“是空前的，中国至今第一个绝妙的国防文告”。这份文告震动了世界，它标志着金门炮击已远远超出了军事斗争的意义，而进入包含政治、外交斗争的新阶段。10月7日，美国下令

舰队不得进入我领海 20 英里以内，停止护航。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中央适时调整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为使金门军民获取充分补给，得以驻守下去，10 月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又分布命令，宣布“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目的是对付美国人。命令称：“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10 月 21 日，杜勒斯和美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访台，逼迫蒋介石撤离金、马，双方发生激烈争执。为配合蒋介石同美国的斗争，在杜勒斯到达台湾的前一天，毛泽东下令恢复炮击金门，及时帮助了蒋介石，使其获得拒绝从金、马撤兵的口实。此后，福建前线炮击金门形成规律，逢单日打，双日不打。打，是为了给蒋军拒绝美国要其撤离金、马一个理由；不打，是为了使蒋军运输补给获得一段时间，而且炮击时只打沙滩，不打民房与工事。蒋介石集团逐渐明白了中共领导人的意图。1959 年 3 月底，蒋介石集团外交部特别规定，今后对外提及大陆时，不再用“红色中国”或“共党中国”等语，而称“中共政权”。提到他们自己时，不再用“自由中国”，而称“中华民国”。

由于大陆、台湾之间的“默契配合”，共同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局面，为实现祖国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这是炮击金门决策最大的收获。

杨胜群 田松年主编《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

《炮击金门》第一节 回目录

《炮击金门》

作者：沈卫平

一、刘亚楼签发作战命令

1958 年 7 月 18 日深夜，北京西郊机场的跑道灯彻夜通明，一架又一架来自各地的运输机频繁降落。神色凝重严峻的军区空军司令和军、师长们匆匆步下舷梯，拉载他们的小轿车急速行驶。与以往不同，没有一辆开往北京前门打磨场空军招待所，全部径直开到公主坟空军司令部。

黎明，蓬勃的旭日将一片光彩抛向世界，刘亚楼肩膀上的三颗将星耀目生辉。司令莅临，将校们砰然起立。

刘亚楼舒展双臂，做出一个示意大家落座的动作。好怪，他一向紧绷的眉头和嘴角此刻竟溢出一丝关扰不住的笑意。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打了一辈子仗，打了一辈子恶仗与胜仗的将军在歇手多日之后又捞到了仗打，焉能不开怀一笑？

但他的笑从不使人感觉松弛，永远透着一股居高临下令任何一位部属都不敢懈怠不敢拂逆的威风 and 庄严。

他的带有浓重福建腔的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弹射出去，敲打着空军作战室的墙壁，嗡嗡作响。

“同志们，要打仗了！”

开门见山。拐弯抹角不是他的习惯。

“美国人、英国人最近在中东惹祸，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支援阿拉伯，炮打金门。我们空军要立即进入福建。”

“总的作战指导原则，还是毛主席讲的，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以多胜少，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将同国民党空军交手是肯定的。还必须充分准备同美国人较量。美国人 也

不是三头六臂嘛。在朝鲜我们掂量过他的斤两。老飞行员们应该摆摆‘龙门阵’，研究打国民党、打美国佬的战法，要让新飞行员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

最后，他大声发问：

“打赢这一仗，大家有没有信心！”

回答异口同声：

“有！”

很像大战前夕，一位英姿勃发的连长于队前训话，进行极富鼓动性号召的动员。

刘亚楼并非天生就有做空军上将的才学。1929年，这位铁匠的儿子在闽西参加武平暴动时，第一次打仗，身边战友脑袋开了花，白色的脑浆和殷红的鲜血溅在他的脸上身上，也曾吓得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动了开小差的念头。他后来回忆，是从小在饥寒交迫中长大、一股内在的强烈的革命愿望和热情支持他硬着头皮干下去。

由于作战勇猛聪明好学，短短三年，他由连、营、团长而师长，年仅21，脚上穿着2斤重的草鞋，肩膀头上已压上千斤的重担，军事才干如翠竹拔节般与日俱长，如豪雨瓢泼般潇洒倾泄。长征路上，他的红二师始终充任全军的开路先锋。铁流二万五千里，这支“枪头”硬不硬，锐不锐，作用非同。刘亚楼不负众望，从江西打到陕北，突破五道封锁，渡乌江，下遵义，翻雪山，过草地，攻陷腊子口，会战直罗镇，一路斩关夺隘横扫披靡，23岁的年轻师长，用一连串的胜利，奠定了在这支革命军中“能征”“善打”的声威。

7月19日上午10时，刘亚楼签发了作战命令。

刘亚楼命令中最要命的一条是时间：指挥机构必须于二十三日前到达晋江；所有地面部队必须于二十四日零时前完成转场；高炮必须在二十五日黄昏前到达任务地区。歼击机各部转场时间虽尚未明确，可想亦不会迟于二十五日。短短几天之中，完成如此复杂、庞大之地面、空中临战转场，谈何容易！

有人讲怪话：真是逼命哩，拉稀尿裤枪毙砍头怕也完不成了。

刘亚楼拍了桌子，骂娘：娘个×，不是我逼命，是战争逼命！哪个没信心完成任务自动辞职。哪个没本事完成任务我找你算帐。

他并非蛮不讲理，他完全清楚任务的艰巨性、紧迫性，但，他亦清楚，半年前，空军就拟定了空军入闽作战的预案，并为此进行了扎实、周密的准备，短期内完成繁重转场任务的客观条件是具备的。同时，他更清楚自己的部队，了解部队中的主观能动性究竟有多大的蕴藏量。临战时刻，他就是要使自己的命令形成强大的高压，一级一级压下去，让所有的主客观能量全部释放出来。

关键时刻，拉弓不怕弦绷断，这就是刘亚楼。

二、坑道指挥所

我在福州空八军司令部见到了杨国华。1958年，杨老任福空指挥所雷达参谋，退休前最后职务为空八军作战处长。他退而不休，从未闲着，被部队返聘为调研员，专攻中国空军发展史。如今，他已是五十年代台海空战问题的专家和权威：

在福建原来有个空一军，是由防空一军归建过来的，只管高炮、雷达、探照灯和机场修建。1954—1958年间，先后建成几个机场，但是没有摆飞机。空一军是“空”一军，徒有虚名。

1958年7月19日，接到命令，由南空机关一部、浙江空五军大部、福

建空一军全部，组建福空，聂凤智任司令员。要求几天内必须完成空战准备，确实十万火急，火烧眉毛。

福空指挥所设在晋江罗裳山的掘开式坑道里，64平方米大的一个地洞，硬塞进去作训、通讯、标图、电台各类参谋人员一百多人，天气闷热潮湿，加上通风又不好，人待在里边臭气熏天，刚进去，扑面呛鼻的汗臭真能让你窒息，把人冲个斤斗。聂凤智也在里边办公，他每天半夜三点进去，中华牌香烟一叼，开始工作，除去吃饭、方便，不出洞，一直干到日头落山，才出去眯一觉。

条件那样艰苦，没有人发牢骚、讲怪话，哪里有什么上下班时间啊，所有人都是使出浑身最大劲拚命干，分秒必争，先同时间打一仗。同时，也充分做好了敌机轰炸罗裳山、为国牺牲光荣的准备。管理处除了管大家的吃喝拉撒，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到处买白布买棺材。我们都同处长开玩笑：你们想得真周到，如果轮上我享用了，那就提前谢谢啦。

空军是个新军种，建国后打大仗，打恶仗，主要在朝鲜，基本是聂凤智指挥。聂这个人平时无架子，可以拉呱，喜欢吹牛讲故事打篮球。但到指挥所那就是绝对权威，大将风度，讲话声如洪钟，很有鼓动性，下面鸦雀无声，没有人敢乱吭气。他一到任立即工作，亲自部署，抓得具体周密，魄力大，决心相当果断。空战决定胜负就是那么几秒零点几秒的事，指挥就怕粘粘糊糊三脚踢不出个来犹豫不决。

时间，就像一条歹毒的长鞭，每时每刻都在抽打快要被抽光榨干了精力、体力的人们。暴雨，则充当了困难最凶恶的帮手，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横在你的面前给早已疲惫不堪的人们再添加一份艰辛。而曾经自以为十分完美的各项计划在千军万马的调动之中又往往漏洞百出，使得空军入闽的战略行动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种种混乱的场面。

连城的雷达阵地，因事先未经图上作业和周密勘察，以致费了吃奶的劲儿把设备搬至山顶，才发现该地仰角均在5度以上根本不能架设。

下发通信敷设方案，却缺少配套之实地勘测资料。使得通信兵像没有佐料的大厨师手捧着菜单而无法下勺。

福州场站油料装卸手续不严，发生油料混合事故，18吨航油统统报废。

受领任务单位未经精确计算即申请车辆，常常运输车装不满，运油车卸不净，空车返回利用率极低，仅角尾一地因调度不当跑空车129台次，使极为宝贵的2万多车公里白损耗。

.....

每天，参谋、助理们战战兢兢把一份份“问题报告”呈递上去。谁知，聂凤智往往只看个标题，就顺手甩在一旁，至多批上一句：××长、××部门阅处，再不过问，倒是经常能从完成任务的报告上看到他“很好，应予表彰”的旁批。事后，有胆大者向他提出这一“反常现象”，将军宛尔一笑道：空军入闽，大搬家，没有问题才碰见鬼哩。如果我什么都管，等于什么也不管，我只管大事，一个整体工作的进度，一个飞行部队进驻的隐秘性。下面很辛苦，只要尽了心尽了力，有点小问题也不用大惊小怪。当主管的，有时就得搞点“无为而治”。

二十天后，他不无自豪地向刘亚楼报告：

通信，共开设和扩建了12个指挥所的通信枢纽部，沟通长途电路35处，增设无线电台127部、导航台站48个，架设永备线路298公里，被复线834公里；雷达，架设了11部引导雷达和14部警戒雷达，雷达团由2个扩建为3个，已迅速构成了全区高、中、低对空警戒与引导网；后勤，运送各

种油料 2 2 1 0 9 吨，弹药 1 7 2 2 吨，副油箱 1 6 0 4 副，其他物资 2 0 1 6 3 吨……

自然，最令聂凤智感到振奋和欣慰的还是，他已把航空兵 6 个师部 1 7 个团采取打游击的方式先后进驻了福建地区。和二十天前相比，他已不是仅有“七八个人十几条枪”的光杆司令，而是手握 5 2 0 架作战飞机拥有强大武备的堂堂统帅了。

三、旱地操舟

与福建长期未进驻飞机的举措相对应，在厦门海域，海军亦只部署了少量岸炮和快艇，从未进驻过鱼雷快艇部队。现在，怎样把一大队 1 2 条鱼雷艇从上海锚地鬼神莫测地弄到鼙鼓已经声声逼人的厦门去，这是送走了彭德清之后，陶勇即开始日夜劳心费神的头等大事。

有两条路线可资遴选。

一条是海路，自己开过去。海路航程约 7 0 0 海里，温州以北无大碍，白天亦可航行，洞头岛以南便进入马祖、金门等敌占岛封锁线了，白天难以顺利通过，即便夜晚，要想躲开敌人各种手段的观测也有困难。

一条是陆路，用火车运过去。火车速度快、保密系数高，无疑比海路优越。但每条鱼雷艇长约 2 0 米，而火车平板车每节才十几米，鹰厦铁路又依山傍水，道路弯曲，隧道有 1 0 0 多座，鱼雷艇能不能装上火车，装上了能不能运过去，运过去了能不能卸载下水都是问题。

南京军区军运处、东海舰队军运处和上海铁路局集中群众智慧，提出了以 3 节火车平板车运载 2 艘鱼雷艇的方案。为了解决转弯不受影响，有人又提出可以将两艇首相对，使艇首伸到中间一节平板车上，而艇的重心则落于前后两节平板车，当火车运行转弯时，艇首可在中间一节平板车上左右摆动，自由调节。上海有了办法，厦门积极呼应，彭德清在和平码头，几天内抢建出 2 5 0 米长双轨铁路，使鹰厦铁路终端可直达岸边，并调来 5 0 吨吊车一部，以确保 2 2 . 5 吨重的鱼雷艇平稳入水。

鱼雷艇车运南下难题终获解决。

上海张华浜车站岗哨林立严密警戒，陶勇亲临现场，指挥鱼雷艇装车和伪装。是夜，张华浜内无“海军”，鱼雷艇一大队官兵全部着黄绿色陆军服。这也是陶勇的主意，并亲自打电话向上海警备区借来一批陆军服装，为的是鱼目混珠，以假乱真，扰乱敌特视听。鱼雷艇们也穿上了“衣服”，掩盖上大篷布，一列车鱼雷艇变成了一列车大米、苹果或你猜什么都成的普通货物。

张逸民老人回忆：

1 9 5 8 年一大队乘火车南下，是一个高度保密的军事行动，因为暴露厦门进驻了我军鱼雷艇，国民党必然加强防范，后面的仗就不好打了。如果走海路，长时间保持无线电静默不可能，只要一发报同岸上联系，国民党就知道中共鱼雷艇出来了。

鱼雷艇坐火车，肯定比海路安全，但也不能麻痹、张扬，那时东南沿海敌特很多，敌人空中侦察也很频繁，眼睛盯死了鹰厦铁路。怎样防范，铁路上想了许多办法。铁道部门专门从锦州调来两个机组，全部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司机，经验丰富，绝对可靠。装车那天，上海铁路局局长、书记亲自挂帅，组织了上百个工人同志，个顶个都是党员。到了厦门，我们要从厦门大学那个方向下水，那一带住着一些专家教授，家庭人员比较杂，为了保密起见，只好请他

们暂时搬家。当年什么都是政治，讲究高度集中统一，也说不出什么正当理由，一动员，教授们二话没有立即搬家了，心甘情愿地搬。下水后，又动员厦门帆船运输大队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和他们紧紧停靠在一起进行伪装，空中，海上看没有一点破绽。

总之，当年的保密工作完全是在地方的大力支援下搞成的，现在有些人不懂这个，以为装备现代化解决一切问题。不行！实际不管怎么现代化，要想打胜仗，你离不了老百姓。

按照作战计划，东海前指陆续调入的兵力计有鱼雷艇大队3支、护卫舰大队1支、潜水艇大队2支、猎潜艇大队1支、水鱼雷轰炸机师1个、海岸炮兵连4个，加上厦门水警区原有之8个海岸炮连，二十几艘炮艇，这无疑是中国海军力量在台湾海峡规模空前的一次集结。

当然，此次炮击战略目标有限，政策界定严格，真同国民党海军全面摊牌的可能性并不大。最有可能出现的作战模式还是于两翼实施牵制、支援，中线造成威胁，以策应炮击，扩大战果。因此，彭德清拿出更多的时间、精力主要研究解决鱼雷艇的战法战术、出击路线及后勤保障问题，令他感到宽慰的是，12艘鱼雷艇，终于被他和陶勇藏着掖着搬到了厦门，像12只饿豹，趴在草丛之中潜伏下来，静待良机扑咬围歼……

图穷而匕见。鱼雷艇一大队，正是这么一柄直到最后时刻才能让对手看清的锋利的短刃。这柄短刃在一个月后的“八·二四”海战中，锐利突发，一举将蒋舰“台生”号刺入海底，严重挫伤了另一艘蒋舰“中海”号……

四、突破“三江”

7月21日，台湾海峡暴雨滂沱。

卅载未遇的一场特大降水福祸参半。

恶劣气候使得终日在福厦空域穿梭逡巡的台湾侦察机无法出动，为大陆方面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掀起了一道天然屏障。但老天爷的慷慨排泄也把闽江、晋江、九龙江撑破了肚皮，陡然暴涨浊浪滔滔的江水像好不容易才逃出牢笼的一群野牛，咆哮而去，横冲直撞，公路、铁路在它的践踏之下到处塌方，遍体鳞伤；43座桥梁不敌重击，呻吟歪斜，断骨折筋。

十万火急开赴战区的一支支摩托化炮兵部队在各处受阻。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场下得人心烦躁，险些误了大事的暴雨说起。

梁树森，1958年任炮三师三十九团团长的，离休前任建阳军分区司令员。他说：炮击金门，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敌手不是国民党也不是美国人，而是龙王爷尿泡胀破了，落下来的一大堆麻烦和困难。

1958年7月21日那个雨下得大哟，昏天黑地，倾锅倾缸。就那么沥沥拉拉下了一个来月，生是把咱部队害惨了。

那天一大早，我接到紧急通知，立即到厦门去开会。原以为是布置抢险救灾任务呢，到了厦门才知道，马上要打仗。叶飞、刘培善、张翼翔等军区首长都到了会，打仗的目的意义简单一讲，接下来就是按照地图各自找阵地位置。我的团归三十一军统一指挥，阵地在厦门的黄厝，打击目标小金门，最迟24日夜必须就位。到驻地，天色已暗。根本来不及搞什么“动员”，把上张意图扼要向几个团营干部一交待，部队通电般立刻动起来。

我们团清一色的苏式122榴弹炮，一个连4门炮7辆车，全团36门炮

百八十台车。夜间行军，车灯大开，数里光龙，全速疾进，景象蔚为壮观。

22日凌晨，我们团到达泉州。头一辆车一停，整个车队便一辆接一辆停下来。我的车在中间位置，问前边：为什么不走了，咋回事？前边报告：泉州桥还未恢复，二十八军100加农炮营已被卡在渡口，过不去。紧接着，炮十三团等部跟上来，泉州大街上，挤满了车和炮，排出去十几里地，谁也动弹不得。跑到渡口去看，摆渡一次只能渡一门炮或一辆车，四十几分钟往返一次，按照这样的速度计算，24日夜间无论如何不可能进入阵地。最要命的是，那时福建沿海敌特很多，如果给台湾发个报，台湾乘天气转好派飞机来轰炸，庞大的车炮队根本就挪不动窝，也没有地方疏散，结局很可能是还没等我们炮击金门，对方就先下手为强，给我们来个火烧连营700里。

节骨眼上，二十八军詹大南军长从后面上来了。早有耳闻詹军长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初次谋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严厉。严厉得像个六亲不认的黑包公，那两道倒八字眉和紧抿住的嘴真叫你双腿打软望而生畏。詹军长一过来先找负责渡口组织的八十三师马副师长，碰巧马副师长刚刚有事到别处去了，詹军长就骂街：把个渡口搞得乱哄哄的，他人跑到哪里去了？赶快给我去找，再不来老子毙了他！又指着工兵团长的鼻子骂：几小时内你要不把桥给我修好，我就毙了你！别人都远远躲着詹军长，我不管，跑过去敬个礼：报告军长，按作战计划，应该我们团先过，现在没办法，车子都挤住了。詹军长又骂：混蛋，通通给我让路，谁不让枪毙他！还别说，詹军长的几个“枪毙”真管用，渡口的秩序马上好多了，二十八军100加农炮营立即给我让出一条道来。

我的团插到江边，还是过不去呀。听有人讲，下游几里远的地方，有座浮桥，我就拉上参谋长去看浮桥。那桥晃晃悠悠的，上面铺木头，乍瞅确实有危险性，粗量一下，汽车上去，两头轮子外侧也就各剩半尺来宽吧。看来看去没把握。车管股长说：我豁出去过一趟看！这个车管股长是国民党的解放兵，一级驾驶员，技术特棒，他居然把一辆车一门炮弄过去了，我们都捏了一把汗。再看，桥虽晃，但挺牢固。于是，下决心把部队拉过来，集中七、八个老驾驶员，由车管股长指挥，过完一辆再过一辆，终于，折腾到下午，我的团全部过了江。我只觉得，自己的心脏从嗓子眼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过了江，距厦门还有百十公里，前方再无障碍，司机们一路鸣笛一路狂奔，黄昏到达厦门。连夜看地形，挖工事，搞伪装，24日下半夜，大炮全部进入阵地，装定好诸元，就等着千里之外，从北京传来的毛主席那一声开打令了。

五、孔雀东南飞

空中转场，即飞机由甲地飞往乙地的过程。1958年的“空转”，不亚于实施一场空中战役。一般讲，交战状态下于敌前“空转”，己方飞机在落地前后的一两小时内，就像把自己的软腹部亮给了敌方，处于防护力反击力最薄弱的时刻，很容易招致致命的打击，空战史上此类战例不胜枚举。刘亚楼、聂凤智们一天到晚冥思苦想的就是要找到一个万无一失的良策。

第一梯队，暗渡陈仓。

刘亚楼确定，“空转”一梯队为空一师进驻连城机场、空十八师进驻汕头机场。

连城、汕头距金门、马祖相对距离较远，易于隐蔽。退一步讲，即便为敌发觉，也不致使敌太过惊恐。

转场时间几经修改，最后敲定在7月27日上午6时，因为情报侦悉，国

国民党军 26、27 两日将以两个师到金门换防，福州军区叶飞上将决心于 26 日晚或 27 日晨对金门进行集中炮击。必须估计到，炮击过后，27 日 8 时左右，国民党空军即会大举出动对大陆前沿机场及重要目标进行破坏轰炸。我机 6 时空转，先敌一步，预备着针尖对麦芒，硬碰硬地大干一场。

26 日，毛泽东的一封信将炮击暂缓执行，但已定空转时间不再变更。

聂凤智就像个女儿出嫁前千叮咛万嘱咐的老妈妈，命令、指示一道接一道，所有环节上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想到了，设计好了预案。

严格隐蔽指挥，指挥起飞一律用有线电，航线上如无特殊情况一律不讲话；大队相互掩护，以后续梯队掩护前梯队迅速着陆；

第一个大队应于着陆后 15 分钟以内做好一等战斗准备。全团转场后做好战斗出动准备时间，不得超过 40 分钟；

当日任务主要掩护本基地，不远伸作战，活动地域为距本基地 80—100 公里半径范围内；

第二批到达基地上空时，路桥（机场）海航第 2 师以中队为单位在霞浦附近巡逻。空十二师以中队为单位在古田上空巡逻，以吸引牵制台湾北部国民党空军兵力；

进驻新基地后，如敌对我前沿机场轰炸，则连、汕部队要随时准备到惠安、晋江、漳江、厦门地区作战；

夜间除值班飞机外，其余飞机均疏散，并很好组织基地高炮掩护机场及空炮协同动作。要立即检查抢修机场的准备工作，做到随炸随修；

……

27 日，天公不作美，乌云盖顶，厚重如铅。军区气象站电话不断，北京、福州、罗裳山，各机场纷纷催问，今天到底能不能飞？中午 11 时 30 分，东南风加强，以力大无比的双臂将方圆数百公里内的云层整体抬高了数百米，聂凤智果断发令：起飞！停靠在跑道头等得不耐烦直尥蹶子的战机如脱缰野马，嘶鸣狂奔，一跃而起。

赵德安，时任空十八师五十四团大队长，老人们一旦聊起一生中最为辉煌灿烂的那段时光，再内向者也会滔滔不绝，口若悬河。

刘亚楼把我们师长林虎召到北京当面交待作战任务，林师长回来就作参战动员，我们那时年轻，好强，都说国民党空军里边有个什么飞虎队，我们是武松，打虎队的干活，要把他打个稀巴烂。林师长开玩笑，“我也是一只‘虎’，到了天上，你们看准喽，可别乱打一气哟。”

7 月 27 日中午，我们团空中转场，从惠阳到汕头，距离很近。如果平时飞训练，跟玩一样，而这回是战斗飞行，心情就不一般了。

比较别扭的是高度限定。那一带山多，我们贴着山尖尖，在云层里钻出钻进，感觉弄不好就会撞山。但绝对不准拉起来，上去敌人雷达能看到，我们意图就暴露了。我身子都不敢乱动，使劲稳住驾驶杆。几十架飞机几乎翅膀挨翅膀，所有人都瞪大眼珠聚精会神编队。再一个别扭就是空中绝对不许讲话，谁出声谁违反纪律，林师长反复交待，“要把敌人指挥员变成瞎子和聋子”。我们大气不敢喘，咳嗽更不敢，落地后，摸一把，湿漉漉，一脑门的汗水。

获悉 15 架“米格—17”安全降落汕头机场，另外 33 架亦顺达连城，聂凤智掏出手绢，轻轻拭去额头的汗珠。立即拿起保密电话，向厦门叶飞和北京刘亚楼同时报告。他说：我已按照要求，神不知鬼不觉把第一批货送到了。刘亚楼说：老聂，你的“暗渡陈仓”很好！

第二梯队，韬光养晦。

空十八师飞转汕头，两天后，三比零，打了一个漂亮的埋伏。

空军入闽的战略企图业已暴露，第二梯队以何种方式进入，更让聂凤智绞尽脑汁。

刘亚楼一日三电，催询在进驻次序问题上，究竟先漳州、后福州、龙田，还是三个方向同时进驻。何者为优？

聂凤智反复权衡后回报：仍按“逐步推进”的既定方针行事为宜，着令空九师先进漳州。

漳州，八闽重镇，距金门直线距离仅40公里。如果突然驻扎了大批飞机，就好比在台湾的腋下顶了一把刀子，将使对方产生骨鲠在喉般的难受不自在，立即诱发闽海上空大规模空战的可能性不容低估。

聂凤智给了空九师师长刘玉堤八个字：韬光养晦，藏锋蓄锐。把你们这把剑摆在人家鼻子下边，不是要你们逼人家立刻决战的。要有敢打必胜的信心，更要有高度的政策头脑。空军作战的原则一般是后发制人，别忘了，你们这把“剑”，是带着“套鞘”的。

具体原则：一般不出海作战；没有必要时不轻易出海；战斗巡逻、航线飞行、编队训练务必避开金门空域。

当然，如果发生另外一种情况，那就另当别论，必须“扬眉剑出鞘”了：如果敌人超越金门上空侵入厦门上空、侵入大陆，或从金门以南以北侵入大陆，为了反击敌人则根本不受这个限制，一定要坚决与敌机进行空战，狠狠打击敌机，敌机经金门上空退却也要坚决追击，不能因为不过分刺激敌人这一策略，而限制了主动空战的机动性和积极性。

刘玉堤回答：明白，我就是棋盘上的相和仕，无权过河打冲锋。但那边的车、马、炮、兵如果越界跑过来，我通通有权开杀戒。

8月4日上午，刘玉堤带飞机34架，自新城机场安抵漳州。

岳崇新老人当年曾是34条好汉中的一个，在刘玉堤辖下的二十七团当飞行员，回忆往事，他仍心有余悸地说，那天，飞得有点乱套，没出大事，万幸。

我们九师原驻在长沙，入闽参战，命令来了说走就走，大家没一点准备。我们大队长叫张闯虎，好不容易30出头讨到了老婆，头天晚上喜气洋洋在部队举办了婚礼，第二天又油光满面地领着新娘子去逛大街。他刚出营门，我们就接到了立刻转场的通知，赶紧派人去找吧。长沙那么大，一下子找不到，就想到了广播寻人这个办法，于是，又联系电台喊：张闯虎同志，听到广播后请马上回单位，有急事找！张闯虎挽着老婆逛得正来劲哩，他居然听到了广播，这小子犹豫了一下，对新娘子说：怎么广播电台里还有个张闯虎？肯定不是我，咱接着逛。刘玉堤左看表右看表，实在等不及了。说“我们走，让兔崽子幸福去”，带着我们就起飞了。张闯虎傍晚回营傻了眼：怎么人全没影啦？后来他乘车归队。刘玉堤好一顿臭训：你这个大队长怎么当的，你的大队呢？你他妈就知道结婚，老婆！

我们第一站落江西新城，和从东北转来的空一师住在一起。一师政委叶松盛给两个师一起做动员，大家明白了，这回要真打，纷纷表态。我发言，打不下来撞也要把他撞下来！

8月4日，我们空转漳州一线机场。三十几架飞机浩浩荡荡，落地时，有人看错了跑道走向，形成了分两队从跑道两端对头落的局面，像在公路上会车一样，真他妈玄哪！保卫机场的高炮兵看傻了眼，都翘大拇指：哇，这个部队好

棒，技术顶过硬！我心说，硬个鬼，在跑道上来个两机，多机相撞，那就彻底稀松软蛋啦。

情报侦悉，空九师进驻漳州后，国民党空军连日召开紧急会议，布置空防。金门军眷，也开始大批撤往台湾。

刘玉堤即便盘弓不发，对手也已感到了一种有形的压力。

第三梯队，立体掩护。

计划：空十六师进驻龙田，海航第四师进驻福州。

8月4日至13日，整整9天，聂凤智按兵不动，既然暂不炮击，他有意要让已经烫手的台湾海峡降降温。电示已在浙江衢州集结的部队安心待命，抓紧训练，自己则蹲在罗裳山的坑洞里，一包接一包消耗香烟，不知疲倦的大脑转动着他的“万全之策”。

犹如科研试验先要虚拟各种假设条件一样，聂凤智将参谋人员召集起来，提出假设：我进驻连城、汕头敌人还不很紧张。进驻漳州时紧张了一下尚能忍受。此番我如再进福州、龙田不仅威胁金门、马祖，而且直接威胁台北的安全，敌人很可能孤注一掷，下决心乘我立足未稳实施轰炸，或乘机进行大规模空战，拚个鱼死网破，不将我逐出福建，决不罢休。

各位智囊，有何高见？

智囊们深思熟虑后，向他呈上两案，一是若无空情顾虑，海航先转福州做好战斗准备，空十六师直飞龙田，一步到位。二是若空情复杂，则两师均先到福州，十六师视情再转至龙田作二级跳跃。而无论取哪一案，沿海各机场均应起飞多批机群给以有力掩护，以优势兵力压制威慑敌人。因为第三梯队转场的隐秘性实已丧失，不妨大张旗鼓，先声夺人。估计对方真欲来炸、来袭，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三思而后行吧。

聂凤智摸出一支“中华”，有人划火递过来，他摇摇头。一只手来回揉搓那支倒霉的香烟，直至碾成粉末状，人们终于听到从他嘴里吐出一字：好！

他又补充道：不能光想着转场，还必须想到转场以后将出现的情况。驻连城、漳州部队可起飞较多兵力到莆田、惠安一带活动，使敌人不易接近福州、龙田。给新到部队一两天时间抓紧研究敌情，熟悉空域。

如此，“方案”更显完整，稳妥了。

8月13日晨，海航四师从衢州飞抵福州。一架架正在降落、滑行中，雷达荧屏上显示三都沃方向出现敌情，F—86共14架分三批正向福州飞来，紧接着，又发现，后面还跟有F100美机四架。刚刚落地的海航立刻重新发动，战斗起飞。不速之客们知趣乖巧，于闽江口上空兜个圈子，悉数折返。

聂凤智判断，敌人已经高度警惕福州方向，空情将更趋复杂，遂命令：空十六师按第二方案转场，沿海各机场同时起飞，提供有效掩护支援。

福建空域，顿时掀起了一座前所未有的空中立体防护罩。

苑国辉，当年任空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的老人好像并无安全感，说，降落时，我差一点被打下来当了冤死鬼。

我们四十六团原驻地辽宁丹东，空转从北一直往南飞，2000余公里，和候鸟差不多。起飞时，我领着全团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圈，大家都明白，这回不是训练，而是出征，要去打仗了。

机翼下白云朵朵，一闪而逝，心里很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8月13日上午，在衢州接到命令，第一步飞到福州，滞留了个把小时，

接着飞龙田。

在福州听说航路上敌情严重，我们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一路上很顺利，安全无情况。到达后下降高度，突然间，地面高炮向我们猛烈开火，天空中爆点一片，把我气的，真想对他们施以同样猛烈的还击，我们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还好，他们技术不怎么样，没把我们打下一架来。落地我就找高炮算帐：不是已经通知自己飞机要转场嘛，为什么还向自己人开炮？原来，一个高炮连长太紧张，一看机群到了，不识别就喊“开炮”。打一阵，想一想不对，又大喊：“错啦，停！”在前线，小连长就有开炮权，你拿他怎么办？气得我们飞行员看见高炮兵就骂脏话。

后来通知，还是冤死了一个无辜者。

机场旁边一个拾粪老头儿，看到机群忽喇喇飞那么低，四周又噶噶打炮，吓得一头栽到河沟里，呛死了。

苑国辉还不知道，他在空中的那一刻，连城、汕头、漳州、福州、路桥各基地根据聂凤智命令，共起飞了29批124架次为他保驾护航。

我军第一次在福建空域显示雄厚实力，台湾空军不明其中玄妙，像突然间受到惊扰的马蜂炸窝，紧急出动300多架次在台海上空来回乱飞。台北市也数度拉响了防空袭警报。

空十六师平安到达龙田。罗裳山如释重负，参谋人员喜笑颜开，愉快地交头接耳。聂凤智也颇带几分悠然地点燃一支“大中华”。仅片刻，他的面容又恢复到惯常的严肃，他及时提醒部属：争夺台海制空权的斗争刚开头，我们不可有丝毫的马虎和大意。

六、空中3：0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彭老总，你把那么多飞机开到海边去，我的老朋友会不高兴哩，你这不是要打上人家的山门嘛。人家派出了哼哈二将来，你那先锋，是关云长还是鲁提辖（鲁智深）呀？

彭德怀对刘亚楼说：刘司令，毛主席对空军入闽能不能打好第一仗很关心……我还记得，长征的时候，你的红二师一直打头阵是打响了名声的。空军里头，也要搞上几个“红二师”。

1958年7月29日，闽粤内陆依然像个不愿见人的傻小子，捂着那件用乌云做就的肥硕外衣，把自己遮盖包裹得严严实实。

海岸线以外，大海却是一位开朗的姑娘，她随手把阴霾丢到天外，将薄雾织成的纱装搭在肩头，在旭日朝晖中随风曼舞。

一个对守方颇为有利的天候。

汕头机场，林虎“加长的耳朵”（侦听台）和“放大的眼睛”（雷达）全部打开，捕捉着彼岸任何一点微弱的异动。

11时03分，荧光屏上闪出一个跳动的黑点，接着又是一个、两个，一共四个：F—84，敌机！

11时15分，F—84低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林虎把拳头向下轻轻一按。塔台飞起三发绿色信号弹，四架米格17隆隆出动。带队长机大队长赵德安，飞行员黄振洪、高长吉、张以林依次跟进。

为迅速接敌，赵德安打破常规，命令在150米高度编队集结，于云下低空左转直飞战区，看到云缝再逐渐爬高。

雷达荧屏上，显示出两组八个亮点接近着、靠拢着、拼组成一幅台海上空颇具历史意义的动态图案。

四对四，旗鼓相当，势均力敌。

战后，赵德安才获知自己的对手叫刘景泉，少校，在国民党空军中有“空靶冠军”之称，曾代表台湾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飞行兄弟大会”，获炸射最优成绩，因作战“勇猛”，击毁大陆舰船而荣获“克难英雄”，受蒋介石召见。一位技术超一流“尖子”。

空军，是国民党三军中的骄子，战斗飞行员，更是整个台湾的宠儿。当这些身着桔黄色紧身飞行服，梳着油光光的分头，肌肤白皙，受过良好教育和严格训练，会讲英语会跳舞，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小伙子们一出现在公众场合，总会引起轰动的效应。加上他们常常深入“匪区”、“敌后”执行特殊神秘使命，与“共匪”殊死搏斗的非凡经历，更使他们的“英雄形象”套上光圈，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纯真少女们所崇拜钟情的男子汉偶像。用阿飞哥们的大幅照片做杂志封面，在台湾与影星、歌星、体育明星一样叫座、好销。空军“雷虎”特技飞行队的精湛表演，在台湾也早已成为百看不厌的保留节目，每回都会引发万人空巷一睹为快的欢腾。

应该承认，1958年，飞喷气式飞机总平均每人774小时、其中60%完成了夜间复杂气象训练，并具有在昼间组织中等机群活动能力的数百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若论文化技术，个人与整体水准，确高胜大陆一筹。

一方早有准备，一方茫然不知，打击便具有了使敌措手不及的突然性。

“看见了，两架！”11时11分，高长吉在右上方5000米处首先发现敌机，兴奋报告。

“是四架，不是两架！”林虎在地面及时提醒空中注意，“你们周围没有其他情况，大胆攻击！”

战斗过程大致如此：

高长吉、张以林首先咬住敌僚机组（3、4号机），敌长机组（1、2号机）立即右转，意欲迂回包抄。张以林处于敌机内侧，发射炮弹进行拦阻，迫敌1号机停止右转而改为左转，敌2号机随其后，正好给高长吉提供了良好的射击角度，他收缩瞄准光环，待里面投影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揿按炮键，一个点射，敌2号机翻身落马。

同时，在高长吉上方的张以林，也蹬舵、推头，咬住了敌1号机刘景泉。刘急剧下滑摆脱。张以林从高度2000追到200米，距刘景泉150米处开炮，目见将敌机左机翼斩掉一块。负伤敌机勉强飞到马公附近，因再无法操纵，刘景泉跳伞弃机。我情报部门获悉：刘右腿中弹，左手受伤，头擦伤，腰扭伤，但仍清醒。被台湾渔船大元二号救起，再由运输机直送台南医院抢救。刘恨恨说：这次被打主要是发现敌机慢了。他们速度太快。

另一方面，赵德安也抓住了敌3号机，连续开炮三次，敌机背部中弹，现出朵朵火花。负伤F—84无力还手，摇摇晃晃向东南方飘去。

七、平时多流汗

1958年夏，死赖在台湾海峡上空不肯离去的乌云，像一块能把整个太平洋都吸收进去怎么拧也挤不干的大海绵，那雨忽大忽小说来就来真把人下得五脏六腑都要发霉长毛；又像一床不知有多宽多重多厚的大棉被，三伏天里把偌大一个世界捂盖得严严实实，憋闷潮湿不亚于眼下时髦的“桑拿浴”。

偶尔，太阳贼似地扒开云隙探头探脑露个脸，便又缩到见不得人的地方去，阳光，简直成了千金难求的奢侈品。夜半，有时又突然会刮起一阵强劲的海风，

让浑身透湿的人们两手抱紧了双肩牙齿不停地打战，身上那一片片麻麻点点的东西不知是白天热出的痱子还是这会儿冷出的鸡皮疙瘩。

恶劣的天候，给部队备战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艰辛。

曾任九十三师炮团二营教导员的郭子兴老人说：那时他们的阵地设在大嶝岛最前沿。夜间上岛。一条舢舨一门炮，很不容易。上了岛更不容易。85炮本是小炮，不重，柏油大马路上，五个人可以拉着跑，现在不行了，乡间小路全翻成了泥浆。一脚下去，陷到小腿肚，炮轮子陷进去就再也转不动。卸掉轮子反而好拉。稍平一点地方，一个排可以拉动。上坡，得一个连。陡处，一个营加上民兵好几百人，才拉得动。从渡口到前沿，七八里远，就那么一寸一寸往前拖往前挪。拳头粗的绳子，炮三连拉断了十七根。全营十二门小炮，拉了三个晚上才到位。炮轮上了架，人也散了架，随便什么地方，躺倒就叫不醒。迷糊几个小时，干部脚踢巴掌打一个一个拽起来，不能睡，事情火急得接茬干！搞伪装，挖堑壕，修炮位，搬炮弹！整整一个月，棉布军衣没干的时候，全都糟成了烂布条。没有替换，提倡穿麻袋，上边剪个洞，头套进去，再两边掏个洞，胳膊伸出来，腰里扎根绳子，下边刚好盖到大腿膝盖，集合站队，活脱一个非洲原始人部落。

连绵雨给部队带来的最大困难还是疥疮。郭子兴的营，有70%—80%的官兵烂脚。南方红土壤碱性又大，每天泡在泥里怎能不烂。轻者脱皮、流血，重者化脓、掉趾甲盖、露骨头碴，没有特效药，用淡盐水泡泡脚，清水洗净，抹红药水、紫药水，发点白布包起来，然后继续在烂泥地里跑路。

卫生条件差拉痢的也特别多，高峰时有的连队超过半数。二十八军炮兵原副军长刘华老人还记得，病号一下子猛增，太多了，黄连素根本供不上，几个军领导急得眼冒火，多亏八十二师三六二团一个卫生员，他在山坡上发现了土黄连，采摘回来熬汤，治痢疾，一喝就灵百发百中，于是，迅速在部队推广，才抗住了痢疾的蔓延。

十数万部队突然间集结厦门一线，各种供应成了大问题。最令各级头痛的是官兵体力、精力付出耗费巨大，却吃不饱吃不好。地方政府已竭尽全力，先把大猪抬来慰问，最后连四五十斤的小猪也送了来，无奈部队太多，杯水车薪，于事无补。部队每天吃压缩饼干，菜只有一种，海蛎子罐头，又咸又腥，北方兵尤其吃不惯，许多人一闻味就会呕吐。

炮三十九团原八连指导员赵树和老人说，那会儿，断顿一天、两天都是常事，开始一星期，罐头饼干也没有发下来，眼瞅部队饿得实在挺不住了，赵树和像个没头苍蝇似地乱撞。闯进附近一个步兵连部进门就下命令：你们的饭通通给我，我打借条，改日还。还好，碰到了个识大体顾大局的步兵连长，说：行，饭刚得，炮兵老大哥先抬去吃吧，我们再做。饭拉回来，天色已暗，地处前沿，不许掌灯，就那么黑灯瞎火地往嘴里扒拉。听着那阵阵酣畅的“巴叽”声，作为指导员的赵树和心头涌上稍许的宽慰。

赵树和的炮八连，七十几号人，临到炮战前夕，只剩不到二十个“全劳力”，其余五十几个非病即伤，好多战士虚弱得风一吹走路都打晃，但无一人下火线，全在工事坚持干。每逢吹哨休息，赵树和就同几个连干部到处去察看，瞅见哪个睡着了，赶紧去扒拉，再困也得把他弄醒，怕战士们带着汗睡着凉感冒。现在回忆，备战阶段那一个月实在太苦，苦不堪言。真打起来就好了。全国支援各种供应、吃喝也跟上来了，反而不太苦。

苦，某种意义也是自找的。施工强度大，是因为所有部队在质量和标准问

题上均严肃认真精益求精，不敢有半点的马虎和取巧。郭子兴说：思想动员我就讲两句话：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道理没必要多说，战士们哪个不懂？

负责全线阵地设置和施工的是福州军区两位副司令：张翼翔和皮定均。

老头们的印象里，张翼翔这个人没什么架子，平常待人热情、随便、嘻嘻哈哈。但有一条，下边工作，不管大小事，很少有让他一次性就看上眼的，而且他说你应该怎样你就得怎样，表现得十分固执。批过的事，几天后他肯定会回来检查你改正没有。改了，笑得像大肚弥勒。没改，发起火来也是六亲不认的金刚。

皮定均特点个性恰好相反，整天表情严峻，见人绷着脸感觉不太好接近。工作要求极严厉，发生在下面的问题好拿主官开刀，不管你是哪一级的头头脑脑，照批不误，往往让人下不来台。但了解他的人都晓得，此君外刚内柔，不会记小帐的，在诸如干部提升等等关键事情上从不整人。

福州军区情报部原部长王建行讲述了皮定均的几个小故事：

某日，皮定均上街检查军容风纪，抓到一穿破裤子的士兵带回，一个电话把士兵的师长召了来，丢过去一个针线包，命令该师长亲自穿针引线给士兵缝补裤子再走。师长怒气冲天回营即下达一道训令：今后谁再把脸给我丢到大街上，我罚他光腚蹲一星期禁闭室！街面上遂再看不到穿破衣烂衫的士兵。

一士兵因完全不该发生的意外事故死亡。事故团将预防措施若干条呈上。皮大笔一挥加一条：士兵下葬，团长抬棺！于是，追悼会结束，团长在前，团干们在两侧，缓缓将棺材抬到了墓地。哀悼可谓隆重，教训亦可谓镂骨。

情报部一参谋随手把烟头从窗户丢出。恰被皮定均看到。副司令站在办公室门口，脸拉得老长：哪个丢了，捡回来！肇事者红着脸抬腿要走，皮定均一指王建行：你是部长，你亲自去！于是，王建行替自己参谋上下了一趟三层楼。

以“严”著称的皮定均每天冒雨在阵地上穿梭巡视，一个炮位一个炮位地贯彻他的“严”字。军队就是这样，有姓“严”的司令，才有姓“严”的士兵。

交通堑壕必须深于一米八，宽可二人并行，保证中等个头士兵敌火下能够扛炮弹行走。

电话干线必须深埋一米，防止被敌炮轻易切断。

加盖炮掩体必须先用40—50厘米直径圆木盖顶，再用水泥挂浆，再铺沙子，再用砖石垒垛半米，再铺土一米夯实，再铺砌一层砖石。

……

凡达不到要求者，从皮定均嘴里甩出来的就是两个字：返工！

福州军区炮司《一九五八年炮击金门资料》载：

从七月二十日开始，奉令到达了集结地域的各炮兵部队陆续开始构筑工事，在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气候恶劣的情况下，广大指战员顶着狂风暴雨，不畏艰难辛苦，夜以继日地进行构工作业，有的连队由于连续数日在泥水中作业，全连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员脚被泥水浸蚀腐烂，有的战士拿着饭碗便卧地而睡，但无一人叫苦……在实施大量工程作业中，厦门炮兵群得到两个步兵营的加强，莲河炮兵群得到十二个工兵连和二一个步兵团的加强，并有地方民工的大力支援，到八月二十三日止，共构筑带掩盖炮工事一百二十个，计使用木料八千七百立方米，石料一万四千四百余立方米，麻袋十万零八千条（野战工事用料未计在内）。

又载，炮战前后，还完成：

各级观察所三十六个，连排发令所一百零四个，弹药室二百七十二个，救

护所三个，通信枢纽部四个，各种工事七百六十五个（野战工事、交通壕、防炮洞均未统计在内），并新建及加修道路八条，全长约四十公里，新建和加固桥梁十一座，开掘群指挥所坑道一条，各分群开掘小坑道三十条，全长约六百 米。数字虽然枯燥，但累加之总和正是前线官兵在恶劣环境中体力、精力、汗水、健康付出的总量。三十天含辛茹苦，配套成龙的炮兵阵地群从无有初 具规模，为日后持久作战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刘华老人说：备战一个月，我们炮兵感觉不一样了。首先磨刀不误砍柴功，有了更充裕的时间侦察敌人， 标定目标，精算诸元，不打则已，要打就一定叫敌人喊疼。再则，大大减少了无谓的伤亡。七月底，部队拉上去照样打，但工事粗糙简陋，长期对抗，损失 肯定小不了。推迟了一个月，抢修工事，给大炮造窝，不知少死多少人哩。现在有一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对军队而言，时间永远是鲜血，是生命。1958年开战前那一个月，可是分分秒秒金不换哪！

八、东临碣石

8月17日，北戴河。

高级别墅区内吉斯和吉姆小轿车骤然增多，清闲了许久的保密总机一下子也变得繁忙起来，手拎公文包的文秘机要人员匆匆往返于各别墅和会议室之间……盛夏酷暑，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北京搬迁到了这片避暑胜地。

如果按照当今时兴的“××周”、“××月”、“××年”程式来想，中国的1958年，则是不折不扣的“三面红旗年”。北戴河会议，给高烧中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再添了一把火，升温至沸点。

“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心，也由此会议一锤敲定，向着世界原本就不平静的湖面又投去一块巨石。

三十多年过去，我们回过头来，用长焦距镜头把这次会议拉到近前，仍会折服和惊叹毛泽东那吞吐风云俯仰天地的气魄、魅力。或许，也只有毛泽东，才能够在一次会议上同时做出好几项让全世界都感震惊的决定。

邓小平阐述：毛主席全部思想的精华乃“实事求是”。今天人们已能运用毛泽东给予的利器，对毛泽东主持的北戴河会议以实事求是的剖析，于是，我们看到了在经济建设领域造成重大失误和在军事外交领域获得辉煌成功反差如阴晴日月般强烈的毛泽东。

历史，是一架绝对公正的天平，一端盛着功与成，一端载着失与过。谁也无法否认，1958年的“大炼钢铁”与“炮击金门”，两桩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事件，确实隐含着某种相通的原始动源。

“动源”根植于毛泽东不知疲倦的大脑。在银浪闲拍的海滩，在凉风习习的林荫，在自己的房间或到他人的房间，毛泽东尽兴愉悦地同高级干部们大聊其天。

——我们这个国家，吹起牛皮来，了不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炎黄子孙，等等，但就是钢赶不上比利时，因此，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一些人，比如美国的杜勒斯等，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

——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憋一口气有好处。

……

我的视线里，闪现出两个毛泽东：一位一声令下，把几十万发炮弹从海峡此岸打到了彼岸；一位一声号召，钢产指标立即翻了一番，1070万吨，差一吨也不行！渐渐，两位毛泽东重叠而一，在北戴河海滨伟岸矗立，遥望碣石，极目天海，浪涛卷，涌起无限诗情浪漫：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毛泽东的思维逻辑可以揣摸亦不难理解：炮弹者，发射出去会自行爆炸之钢铁也。打炮仗，即拚钢铁。中国被蓝眼睛高鼻梁的西洋人和矮个子塌鼻梁的东洋人欺侮了整整一百年，还不是因为没有现代大工业，缺钢少铁。如今，那个世界上最霸道的国家依旧横行海峡，将完整的国土割裂。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做不到！只有奋起抗争，为神圣的独立、主权、统一呐喊。想过没有，如此，将引发的就不仅仅是太平洋东海岸和西海岸两个面积相当的国家的对抗，而且是弱小的535万吨钢同强大的1.02亿吨钢的较量。你打过去一发炮弹，有可能得到十发二十发的回敬。原子弹是真老虎亦是纸老虎。钢是纸老虎亦是真老虎。要想在这个世界上一跺脚一个坑一说话有人听，不能没有钢。六亿人意志的体现者岂能不想钢盼钢言必讲钢以钢为纲全党搞钢全民办钢？现在看，憋一口气，矢志增强自己实力，企望提前再提前同世界最发达最强大者并驾齐驱，初衷本无可责难，该责难的是不懂得经济规律是一头强健的公牛，你顺着它的脾性调教它，它会服服帖帖地为你犁地、干活，你逆着它的性子鞭撻它，它亦会勃然发怒，调转头来，毫不客气地顶你一个跟头。

历史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说，地球上不会犯错误的人还没有生出来。

北戴河，浩瀚如昔，风起潮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1993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中国已飞跃而上毛泽东不曾想过的高台阶，没有六千万人上阵垒土高炉，钢产量已远远超过毛泽东曾朝思暮想的1070，达到8千万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对这个不事张扬而扎扎实实“大跃进”着的中国，全世界都不能不刮目相看了。

九、直接打蒋，间接打美

北戴河，8月20日。

毛泽东游泳之后上岸，回房。奉召前来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和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中将已在等候。会客厅里，挂起数张台湾海峡军用地图。

毛泽东一指彭德怀：彭老总，你是主战的，我是主和的。开场戏归你了，你先唱。

彭德怀从皮包里抽出一叠公文，择要报告台海形势和前线备战情况。

美国因得手中东而在台海问题上调门愈加蛮横强硬。其远东海、空军得到加强，活动频繁、异常，屠牛式导弹已运抵台湾。美政要和军方不断发出准备干涉台海的恫吓性言论。

台湾因有美国撑腰而很“牛气”，假想在大陆沿海大规模登陆攻取福州的“夏阳演习”正在部署，“加速进行反攻准备”言论不绝于耳。最近，台空军多次侵入福建与我空战，拚抢台海制空权的劲头很足，并在台湾首次发射了美制“响尾蛇”导弹。

我方，则因主席下达缓攻令，前线战斗准备更为充分，空军顺利入闽，野战工事已大体完成并不断加强，大小金门及其所有重要目标，均在我火炮射程之内。

彭德怀抽出一份文件：总参谋部刚刚搞到一个情报，蒋介石鉴于国际形势和

台湾海峡形势紧张，最近曾连续几天召集谋士幕僚们开会，专门研究金门、马祖的撤、守问题。

毛泽东眼睛一亮，听得格外仔细。彭总继续：国民党得出结论，从政治战略上讲，固守金、马不仅是反攻大陆的跳板问题，同时对国际观感与海内外的“民心士气”，都有莫大关系。但从军事战略上讲，则死守金、马是不利的，因增援成问题，续防力薄弱。目前国民党总兵力共计557000人，其中驻守在金、马等沿海岛屿已占112000人，如金、马发生战事，台湾本岛还要守卫，无力再分兵支援，何况岛屿战争，稍一不慎，即可能全军覆没，所以，这些岛屿军事上对台湾实无死守的价值。据说，不少人力劝蒋介石下决心撤出金、马，一则避免损失，二则台、澎暴露，可将犹疑不决的美军推入与我直接对抗的第一线。

毛泽东道：聪明主意！我要是蒋介石，就按这个意见办。占住两个小岛，就能搞成反攻大陆？天大的牛皮么。

彭德怀笑道：可惜蒋介石不是毛主席。他反复权衡，最后仍决定不惜以任何代价防守金门、马祖到底。我们分析，一方面，蒋介石很看重他的政治战略。另一方，他骨子里，仍抱有很大幻想，即现在逼迫美国宣布协防金、马已不可能了，但只要战事一开，他拚出血本也要把美国拖下水，使美国在金门、马祖一线直接同我对抗。蒋介石的意图是，只要美军介入，就是最大的胜利。

毛泽东：岛小赌注大，上面住着占他三分之一的十几万军队么。好啊，人家的思路已经理清了，彭老总，说说看，我们应该怎么办？

彭德怀：他如放弃金、马，我们不妨网开一面，让他撤。现在，他要固守金、马，那么，这一仗迟早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我们研究，真打起来，美国确实是个未知数，但不怕，主席讲过，道义在我方，人心在我方，政治主动在我方，地理优势在我方，军事上，我们也不差太多。还有，大家在朝鲜交过手，互相都摸底嘛。总之，打，有风险，但利益极大。

毛泽东：你们主战的有那么多条理由，我这个主和的还有什么话说？

元帅与中将对视一笑，互相点点头。他们知道，至此，毛泽东“打”的决心已下，台湾海峡，即将迎来惊天动地的时刻。

毛泽东拿香烟的手在空中有力地一挥，红亮的烟头指定地图上的金门岛：不要怕，狠狠地打，把它四面封锁起来。我们此次是直接打蒋，间接打美！

王尚荣赶紧插话：主席是否还有登岛作战的考虑？

毛泽东：先打三天，无非两种可能，登与不登。好比下棋，我们走一步看一步。

王尚荣又问：主席，您看，炮击时间……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这几天没有见到叶飞么。打电话叫他到北戴河来。司令官不在，仗如何打？

王尚荣接住话茬：我立即打电话通知叶政委，估计明天能到，明天是8月21日，再给前线两天准备，炮击时间定在8月23日，正好是个星期六，敌人容易麻痹嘛。可以吗，主席？

好嘛，就是你说的这个“八·二三”。叶飞一到，就开炮！

三人开怀大笑。

十、叶大将军

1947年5月，孟良崮上，炮声已隆隆，叶飞还在与人潇洒对弈。陈毅、

粟裕的紧急命令到：一纵立即由总预备队改为主攻，从敌军结合部大胆穿插，把国民党第一“王牌”整编七十四师从“百万军中”剜割出来。激战三日，叶飞完成重任。陈、粟命令又到，授命叶飞统一指挥一、四、六、九等四个纵队，“无论如何拂晓前拿下孟良崮，消灭七十四师。这样，我们全盘皆活。如拿不下，敌人4个兵团合围，我们就危急了！”叶飞咬牙横心破釜沉舟，午夜1时，下达总攻令，十几万部队漫山遍野猛扑而去，血拚一昼夜，红旗插上了孟良崮，张灵甫与他的“王牌师”灰飞烟灭，直叫数十万合围敌军胆寒却步，南京“委座”黯然落泪。叶飞一盘未下完的围棋虽胜负莫测，华东战场上的一盘大“棋”却已满盘赢定。

从战火硝烟中闯过来的人最愿意侃打伏，老人的话匣一旦打开，便滔滔不绝，似江河千里：

1958年8月20日，我接到北京总参电话通知：立即到北戴河。

第二天，我坐飞机到达，直接前往毛主席住处。主席、彭老总、王尚荣，还有林彪，都坐在那里等我多时了。我咕咚咕咚喝干了主席事先给我备好的一杯温茶，就开始汇报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重点是炮兵的数量、部署和突然猛烈的打法。

毛主席听得很认真，一面听一面看地图，用铅笔做着记号。毛主席指挥作战，一般不代替第一线指挥员做太具体的军事部署，这方面，他完全信任自己的部下会做得很好，他只考虑战略问题，对战局发展趋势进行宏观预测把握，他的战略判断不但比他的敌人而且往往比他的同事都更深一层更远一步。国民党打不过我们原因很多，他指挥员不行是很重要一条，越高级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凡是干预的作战几乎全失败。解放战争，我们就喜欢双方两个人出来指挥，我们这边是毛主席，敌人那边是蒋介石。

果然，我汇报完了，主席既没说“行”，也没讲“不行”，却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叶飞，你用那么多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当时，国民党部队营一级都配设了美军顾问。我回答说：“哎呀，那是一定会打到的呀。”主席又问：“能不能不打到美国人？”我说：“无法避免。”

主席不再问其他问题，也不做什么指示，只说：“叶飞，你们累了，好好休息。”于是散会。我明白，他要做进一步的思考了。

晚饭后，王尚荣拿了一张条子给我看，是林彪写给主席的。林彪这个人滑头，他很会摸主席的心思，他知道毛主席在考虑会不会打到美国人的问题，所以向主席建议：是否可以通过正在华沙同美国人谈判的王炳南大使给美国人透露一点我将炮击金门的信息？我看后大惊，林彪聪明得也太离谱了嘛，告诉美国人不就等于告诉蒋介石了吗，简直莫名其妙！我问王尚荣：“主席把这个条子给我看，有什么交代，是不是要我表态？”王尚荣笑笑：“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

夜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已经感觉到了将要开始的作战很复杂、很微妙，但我确实找不到既要开炮又不能打到美国人的妙方。掀开窗帘，毛主席房间的灯一直亮着。那个时代，一切相信毛主席，看着那灯光，我方稍稍心安。

第二天继续开会，毛主席不提林彪的条子，一上来就指着我说：“叶飞，那好，就照你的计划打。”又说：“叶飞，你不要回福建了，留在北戴河指挥。”总的印象，毛主席对打这一仗是反复思考，慎之又慎的。经过一夜长考，显然，他对战略、战术问题都想透了。

8月23日，炮击开始。完全是毛主席亲自指挥，前线的一举一动都要向

他报告。我留在北戴河，好办也不好办。好办，每天与前线保持通话，一切执行毛主席命令就行了。不好办稍有差错，就可以发展成为同美国的战争，福建、台湾海峡变成第二个朝鲜战场，实在担当不起呀。

现在回想，毛主席的战略眼光高深、远大，这个仗到底打出一个什么结果来，他没讲。别说敌人一方根本不晓得，我们自己一方也不完全晓得。不光我不晓得，连彭老总、林彪，许多高级干部都不晓得。彭老总一直是竭力主张用武力打下金门的，他曾多次到厦门检查战备和鹰厦铁路修建情况，我知道他的想法。炮击开始，我当然也盼望毛主席早一点下达登陆金门的命令，当时想得简单，况且打下金门，对我而言，还有一层不同一般的意义嘛。

叶飞戎马生涯的高潮是在大江南北和华东战场，但开篇和末章均在福建。

从缴获26支步枪的“霍童暴动”起家，在与党中央完全失去联系，甚至根本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长征的情况下，叶飞率部投入了其艰难困苦并不逊色二万五千里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十年鏖战转瞬即逝，胜利之师今非昔比，34岁的兵团司令战淮海，渡大江，陷淞沪，来不及抖落一身的征尘，又即刻率领十兵团挺进福建。马不停蹄，抢关夺隘，福州、惠安、泉州、漳州，将阳光和鲜花一路铺到了厦门，铺到了时时刻刻魂牵梦绕的故土家园。走时一个团，归来十万军，叶飞站在当年走上红色之路的出发地，无限感叹，异样激动……

然而，想不到，万万没有想到，叶飞在打下坚固难打的厦门、全身心投入繁忙的城市接管之后，传来了绝对难以置信的金门失利：登岛部队三个加强团，9086人，大部战死，一部被俘，成为内战爆发以来，我军最惨重的一次败仗。

金门岛上最后一声稀疏的枪声归于沉寂，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正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举国狂欢、沸腾之时，很少有人想到一个海岛上演的悲剧。唯有叶飞独倚窗前，仰视云天，泪洒襟衫，遥祭忠烈……

叶飞发电请求处分：“指挥员尤其是我的轻敌，是金门失利的最根本的原因。”

毛泽东回电说：“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接受教训的问题。”又说：“先打定海、再打金门的方针应加确定，待定海攻克后拨船拨兵去福建打金门。”

痛苦、悔恨、落泪、自责都无用，叶飞按毛主席的要求秣马厉兵筹船练兵，他坚信，不用多久，他定能把红旗插上金门最高峰北太武山，用胜利的捷报告慰九千袍泽在天之灵。无奈，朝鲜战争于突然间爆发，美军介入台湾海峡，攻金计划只能被无限期搁置。

老人：长期以来，金门对我来讲，是个心理上的大包袱。能够“炮打金门”，我很高兴，不能实施“登陆金门”，自然遗憾。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今天回过头来看，1949年我们金门失利，坏事也能变成好事。首先，我们得到了教训，知道了渡海作战不同陆地，有特殊性，因此，打海南岛时准备就充分多了，对攻击台湾也没有冒然行事，不然，可能要碰更大的钉子。另外，让蒋介石占着金门，对我们用处很大嘛，毛主席多了一个施展军事、政治、外交斗争艺术的大舞台。

当然，不是说1949年的金门失利反而对了，从军事上看，那是一次惨痛的不可原谅的失败，血的教训必须永远牢记。

再打金门，我完全有把握，特别是海空军进入福建以后。三年时间，我们

把全中国都打下来了，难道还打不下一个小岛？无非牺牲会大一些，可只要想打，那个岛就一定是我们的。实际上，1958年，我们就那么一直炮打下去，不用登陆，困也把他困死了，逼也把他逼跑了。但这时，毛主席的方针变了，不占金门，把它留给蒋介石，这样对国际政治斗争、对统一中国都有利。

问我想不想攻占金门？曾经非常想，作梦都会想。我在福建工作那么多年，居然没有机会报金门失利的一箭之仇，于心不甘嘛。但后来，了解了毛主席的意图，心也就逐渐放宽了。军事从来都是实现政治目的手段，如果不通过战争、破坏，用和平方式完成国家统一，岂不最好，皆大欢喜？

这些年，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很快，福建和台湾的各种交往越来越多，我很高兴。现在，我老了，彻底退休了，对没能实现“登陆金门”已经没有什么遗憾。唯一遗憾的是，厦门、金门两个岛，离那么近，仍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违潮流嘛。事实上，这两个岛完全应该扩大交往、发展经贸、促进繁荣的，双方如果形成共识，用和平发展金厦海峡来带动台湾海峡两岸的共同兴旺发达，多好。

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祖国实现和平统一。如果那时不能走动，我会以一个平民、退休老人的身份到金门、台湾去旅游，是不是可以算是实现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登陆金门”？

十一、不谋而合

黄昏，车队来到最后一站——北太武山某炮阵地。

蒋介石把望远镜瞄向只有一个步枪射程之遥的大陆海岸线，将那片“梦里寻它千百度”的土地拉到眼前，夕阳落照，远山青黛，万木葱绿。视线虽然有限，但他知道，镜头中的三维无限延伸，就是原本属于他而现在属于毛泽东的土地。犹如凝神于一位可望之而不可触摸之的妩媚佳人，他再次感受到历史变迁的无情，肝肠欲裂，心如刀绞，仇恨之火熊熊燃烧。

勤务兵搬来一把藤椅，执拗的老人坚决不坐，他双手重叠按住手杖，长时间静默伫立，有人看见，两颗饱含咸涩百味的泪珠从他眼眶滑落，在面颊上反射出复杂难解的光斑。

身后，有好几位将校因受感动而流泪、发出嚤嚤的啜泣，使得气氛更加悲凄、感伤。

自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将共产党人的头颅颗颗砍下开始，他同毛泽东已经智拚力搏了整整三十年。谁能料想，当他以绝对优势兵力把毛逼上决定中国最后命运的绞杀场时，竟然天地翻覆、乾坤倒旋，一场仅持续了短暂三年的逐鹿，他却以每月平均被消灭20余万兵力的规模和速度，走向统治大陆的终结。

中国历史上，多少王朝在战火中结束，多少新君在炮声中登基，但无论百年辉煌的汉唐，还是昙花一现的秦、隋，却没哪一个朝代是断送在开国者之手的。唯独国民党的江山丢在“开国皇帝”自己手中。残酷现实委实让刚愎自用又喜好别人崇拜的“总统”难以接受和面对。

但毕竟， he 现在是站立在一块曾经小胜毛泽东而且仍然能够打到毛泽东的土地上，他还没有输到最后，只要保住脚下这方宝地，他期待，历史将把他和毛泽东重新调换一下位置。

金门万万再不可放弃！

下得山来，军中“优秀分子”和“英雄楷模”列队鼓掌，欢迎、欢送。

蒋对官兵演说，指出现在形势与当年不同了，我们要重新来拟定计划，徐图恢复，万不可好高骛远，只求速效。大家都知道越王勾践在会稽失败以后，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后沼吴”。今天我们要“反共复国”自然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才能有效，如果中共始终不敢进犯，那我们要在一年之内，完成“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有基层军官振臂领呼口号。场面上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金门之行，达到最高潮。

夜幕徐落。

机场，蒋介石与送行军官一一握别。

最后一位是胡璉上将。

胡璉早有耳闻，台北高层及美军顾问团中，对金门的撤守攻防争执激烈，意见不一，理应借此机会，了解一下“总统”的真实意图。他是聪明乖巧之人，懂得此类重大问题不宜直逼主题，而需迂回探知，他说：总统，我早已准备就绪，只要您一声令下，立刻就能渡海反攻，几日内拿下厦门决无问题……

蒋介石伸出手来，伯玉（胡璉字），你牢牢守住金门，便是对党国尽忠。平时可以向那边打打炮，把毛泽东打恼最好。若毛泽东真的来打金门，天大好事，我最欢迎，拜托你了！

暗夜，遮住了胡璉的一脸困惑和“总统”的一脸微笑。

座机滑跑、起飞，身影和轰鸣渐渐远去，融入漆黑无声的夜空。

蒋介石仰倚在宽大的座椅上，闭目假寐。看上去此时他的心情很好，不仅因为重睹了故国的风采，还因为更加坚定了自己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台湾热战的战略方针：固守金门。欢迎毛泽东来打，打得愈大愈好。

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看似矛盾，却非常清晰明朗的大思路。

只是他并不知道，毛泽东的战略方针也已确定：金门一定要打，打则为了更有利于“总统阁下”固守。

同样是一个深思熟虑，看似矛盾，却非常清晰明朗的大思路。

难得两位对抗了一生的老人，在双方最后一个回合交锋中，竟然达到了“不谋而合”。

据查，这是蒋介石最后一次到金门视察，最后一次看到大陆的土地。此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台湾本岛。

十二、透视北太武

最后一次站在金门北太武山脚下，大谈“毋忘在莒”宏远哲理的蒋“总统”，一生从未涉足过位于山东省东南部那个小小的县城——莒。

“总统”有所不知，此时此刻，一水之遥，正对北太武山数百目标进行最后一次诸元校核的将军，正是从那个莒县的一场恶战中拚杀出来的。

他就是曾任滨海军区作战科参谋，1958年任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的石一宸将军。

1958年，因参谋长缺任，顺理成章，石一宸是军区司令部的最高首长，具体作战计划的拟定人和执行人。

随侦察工作全面展开，金门敌军的营区、仓库、机场、码头、通信、交通枢纽，炮兵、雷达阵地一一被发现被标定。占据作战指挥室一面墙壁原本空荡荡的金门地形图，已被代表不同目标的多种标志、符号贴得满满，一座武装到牙齿的海上大碉堡的真实轮廓愈来愈清晰地展示在人们眼前。

石一宸却依然是一副愁云不展忧心如焚的模样，因为，“海上巨碉”最重要的心脏部位——金门防卫部指挥坑道的具体位置仍未判明。仅知，胡璉指挥所设在北太武山反斜面山脚下。此山绵延数里，从大陆任何角度均无法观察到其侧背，不要说“点”的准确坐标了，就连大体上的方位也很难确定下来。

派侦察兵潜入金门进行实地勘察吧，敌戒备森严、成功率极低。唯一有效省时的侦察手段是对金门实施空中拍照，又由于有“任何飞机不准飞越金门上空”的严格禁令而作罢。

军事会议上，叶飞拍着刚刚呈送的计划草案，冷冷道：你们估计金防部指挥坑道可能在甲处，也可能在乙处，或丙处，乱弹琴嘛，打仗怎么能凭乱猜、靠“估计”？我要你们提供板上钉钉的确凿情况！上将锋锐的目光先在石一宸涨红的脸上停留片刻，滑过去，射在旁边情报部长王建行更为局促的一张面孔上：老王，到时候我们的炮要是打不到胡璉的老窝，我可是要找你王建行的哟！

石一宸心里明白，当着你的面点你的部下，那是迂回地将你的军哩。

是夜，石一宸连吃数片安定仍了无睡意，索性掀亮台灯，和衣而坐，眼睁睁地仰望墙壁天花板：金防部指挥所乃此次炮击最重要之目标，至今却未能捕捉到，届时如不能准确命中、覆盖，轰击再猛烈，也难触到胡璉痛处……难道我们只能给大炮一些连自己都不自信的诸元，让胡璉看着成群的远弹偏弹无损他一根毫毛而拍手称乐？

翌日，召集情报、侦察部门开会，交代任务，再次动员：集中全部力量，运用多种手段，想尽一切办法，强化对金防部指挥所的侦察。石一宸养成了一个习惯，不论担任哪一级职务，不论大仗小仗，战前，侦察与计划两项，均事事躬亲，定要自己亲手组织来做，方觉踏实、放心。

1949年秋，金塘岛之战。金塘为舟山群岛之第二大岛，守敌一个师。凡逢天晴，师长石一宸便带着机关跑到高处架设仪器观察金塘，并派遣侦察分队暗渡敌岛实地侦察。连续月余，终于把守敌设于水际和滩头的木桩、铁网、竹签、堑沟、地雷、碉堡等七、八道障碍及兵力配置摸清，然后在我方港湾照葫芦画瓢，如法炮制，进行实兵攻击演练。在南京举行的作战会议上，鉴于攻击金门、登步岛失利的教训，与会者对金塘的战法经验都很感兴趣，陈毅、粟裕高兴地说：看起来，渡海作战困难虽大，但只要遵循规律过细准备，胜利是可以拿到手的嘛。

1955年冬，一江山岛之战。一江山原是一个不到二平方公里的荒岛，为大陈岛的外围屏障，地位重要，蒋军派千人驻守，配备50余门火炮，滩头设置多层障碍物和爆炸物，防御工事奇坚，加之岛岸陡峻，难以靠船攀登，利于守而不利攻。华东军区作战部部长石一宸带队在前线整整对该岛监视观察三年余时间，直到把岛上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木都摸得烂熟。再根据彭老总“牛刀杀鸡”的指示要求，反复演练、精确计算，终于把我军战史上第一个三军协同作战计划呈递到联合指挥部总指挥张爱萍上将手中，后来，5小时即攻占一江山岛的实战表明，该计划编制点水不漏，堪称一流。

总结毕生戎马，石一宸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感慨写道：“不打无准备之仗，每战必求有把握，实在太重要了。高度重视侦察与计划的指挥员，在枪炮声响起之前，便已经打开了战胜之门上的坚锁。”

十三、柳暗花明

正当上上下下苦无发现金防部指挥所藏匿点而烦恼犯愁时，得到信息：某

监狱中关押着一批近年捕获的台湾武装匪特，其中三人到过金门，并出入过胡璉指挥所。

石一宸喜出望外，拳头在桌子上擂得通通响：快把那三个宝贝疙瘩押到云顶岩上去，我要亲自审问！

一个豪雨过后的下午，天气骤然晴朗。

从云顶岩上望过去，西斜的阳光勾勒出大金门清楚的轮廓，一直难识面目的北太武山，似乎也扯去了灰蒙的面纱，知趣地向着人们走近了许多。

石一宸威风凛凛坐在一张木椅上，身后左右，站立着各炮兵师、团长和军区机关炮司、情报、侦察部门的处、科长们。很像古装戏中的县太爷升堂。

“押上来！”命令下。

一俘虏被带到跟前。他显然未曾见过此等阵势，不明吉凶，两腿也触电般微微打抖。

石一宸手一指，问话：“那是什么山？”

俘虏答：“大金门的北太武山。”

“嗯，山的那一面有些什么机构、设施？”

“国军，不，不，蒋贼军的指挥所。”

石一宸心头一笑，脸色依旧：“要问你一些有关金防部指挥所的情况。你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准说谎话！如果事后证明你说的是实话，可以酌情减刑，说谎话则加罪，军法从事会杀头的，我就可以批准杀你，立即执行，明白吗？”

俘虏点头如捣蒜，两腿大抖。

石一宸主问，部属们补充，像开记者招待会似的，金防部的具体位置，坑道外面有些什么辅助设施，胡璉的活动规律，提问甚全、甚详、甚刁，边问边画草图，直到满意为止。

这个带下去。另一个又带上来。

三俘虏讲述情况大体相同，对过去情报部门所掌握的一些材料给予了很好的印证。

石一宸感到，原先无法穿透北太武山的观察仪器，现在好似装上了超倍X光机，躲入死角的胡璉那神秘、狡猾的身影，应该说被捕捉到了。

数日后的炮击战果亦表明，此次提审，对确保把金门打昏、把台湾打痛，作用甚巨。

有人高声提议：别忘了，打完这一仗，给这三个乖儿子请功哟！

云顶岩上爆起一片艳阳般明灿酣畅的笑声，声波如涟漪，一圈圈向着大海，向着金门扩展、传播开去。

根据俘虏供，胡璉指挥坑道在金门军事地形图上由若干个点点定位为一个点，范围由数平方公里缩小至数百平方米。或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以大陆云顶岩为观察点，以金门北太武山两个山头间凹处的几棵松树为基本座标。侧背，为呈50°——65°角的山坡。坡长约300——400米。坡底稍偏西，即金防部坑道口。坑口与座标垂直距离200米左右。坑口外面有一篮球场。再向前走二三百米，有一会议厅，也叫“翠谷厅”，为金防部长官会餐、娱乐的场所。围绕坑道口，还散置星布着各种保障分队和设施。国民党军通常于下午17时开晚饭。17时30分，当官的大多数会走出坑道散步聊天，而当兵的则聚集在篮球场一带打球游戏……

目标已经抓到，若想一炮打响，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需要解决：152

榴炮弹道弧度大，炮弹飞越北太武山掉在胡璉的头顶没有问题，但要求保证绝对精度，炮口略向下偏一根头发丝，炮弹即飞不过去，而向上略高一根头发丝，落点翻山而过又会远出去数百米。这不仅仅是计算而且是个实兵演练的问题。不可能对北太武山进行试射，于是在大陆勘察选定了一座其高度、坡斜度与北太武基本相仿的山头，又在其反斜面用白石灰圈出一个“金门防卫部”，拖几门152榴来，按照严格的实战距离，一发一发体会着琢磨着打了两天，求出了准确无误的诸元。办法虽然土了一点，但在尚无高技术的五十年代，仍不失为一种聪明与管用相结合的模拟。

石一宸初步决定，在某一天（星期六、日自然最佳）的下午17时30分、金防部的国军弟兄们酒足饭饱出洞散心之后，给他们加点便餐，头一道菜：6000发炮弹。

又一次军事会议。叶飞粗略浏览修改过的计划草案，见“估计”一类字眼已全部删除，嘴角线非常不易地由“下弦月”变成了“上弦月”。

石一宸先开口：“叶政委，到时候，我们的炮要是打不到胡璉的老窝，你找我石一宸！”

十四、声于北而击于南

8月22日，台湾海峡日丽海清，风徐浪静，鸥鸟们衔尾追嬉，欢啁疾翔，不见一丝将要风云突变暴雨骤至的迹象。

上午9时，台北“总统”官邸召开御前军事会议分析形势，集中研讨，在不可避免之台湾海峡军事冲突中，共军攻击目标或先金门后马祖，或先马祖后金门，或金马同时并举，三种可能何者为大，以便及早确定“国军”的应对之策。打开福建省地图，沿着自东北而西南长长的半月形海岸线，马祖岛临上、监视封锁着福州入海要道闽江口；金门居下、乃打进厦门腰椎的一根楔子。两岛直线距离约200公里，在台湾的战略棋盘上，如同两个“过河卒”，举足轻重，事关宏旨。

多年来，在台湾已形成了一种共识定见，共军不动则已，动则先用兵于马祖后肇事于金门的概率为大。因马祖正蹲守于福州当面，相距仅30余公里，直接威胁福州党、政、军首脑机关，对中共无异芒刺在背骨鯁塞喉。且马祖岛小——34平方公里，兵少——一个师万余人，水深——有利大型舰船游弋依靠，站在大陆角度看，不仅先吃马祖的诱惑和把握较大，也符合共军先打弱后打强的一贯战法。

进入8月以来，台湾海峡战云密布，双方机舰相互对峙追逐缠斗，几乎无日无之。累积分析，接战区域，十之八九，都在马祖一带，最多时，马祖岛上尖厉的空袭警报一日响起十数次，金门方面却相对静寂。

参谋本部情报次长向蒋“总统”报告研判结论，认为：虽不能排除共军在金门冒险的可能性，但共军近期最有可能攻击的是马祖。

蒋介石沉默良久，终被说服，决下令台湾战略预备队，海军陆战队一个师即刻启程，增援马祖，防患未然。

马祖“吃紧”，金门放松。厦门云顶岩对“国军”的调遣颇感满意。

上午9时，厦门云顶岩收到北京发电：

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不打马祖列岛！），把它封锁起来。经过一段时间后，对方可能从金、马撤兵或虽然困难很大还要挣扎，那时是否考虑登岛作战，视情况而定。

对大、小金门岛实施第一次大规模的炮击，于23日开始，着重打击指挥机关、炮兵阵地、雷达站和停泊在料罗湾码头的敌海军舰艇。先打三天，看看国际反应和台湾当局动态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前指立即召开作战会议。

作战方案是现成的，稍事修改，填写实施时间，呈报北京：

……准备于23日下午17时30分开始炮击，首次以海岸炮6个连，集中打击金门料罗湾敌海军码头附近停泊的舰艇。同时以陆军地面炮兵33个营，集中打击敌大金门防卫部和大、小金门各1个师部，敌炮兵雷达阵地，较集中的营房仓库等目标。第一次打击，力求打烂敌人的指挥系统和通信系统，摧毁和压制敌人的炮兵、雷达阵地，杀伤其有生力量，第一次炮击准备使用炮弹3万发，多打国产的和旧式火炮，如果敌炮击坚决压制，而后看情况配合海上、空中封锁，不规则地进行炮击，加重敌人的损失。已准备了炮弹三个基数（一个基数为每门炮200发炮弹），并另外准备了5个基数，以备长期炮战使用。翌日拂晓前完成一切准备。

副司令张翼翔要通了给总参作战部王尚荣部长的电话，本意是想代表前线再摸一下最高决策人的底数。

张：请向主席、彭总、叶政委转达，各位首长放心，我保证今晚部队全部进入阵地，做好一切射击准备……炮击过后，除了使用鱼雷艇出击封锁料罗湾，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必要时，可使用轰炸机第八师轰炸金门，炸高雄、基隆也没有问题，还可以考虑对料罗湾布设水雷进行封锁……

王：够了，够了，这次只是炮击金门，既不布雷，也不轰炸，提这个方案还为时过早。我提醒你，没有毛主席、彭老总命令，绝对不能乱干！

前线过热的头脑们被一盆冷水猛击而醒，又一次明白了，此次作战，留给他们发挥聪明才智的余地其实很小很小，应该把气力下在多研究怎样使每一发炮弹都落在预定的目标上，至于其他，那是始终由北戴河的大脑去思考的事情……

十五、确保突然性

英国人哈特在他的《战略论》中讲了一句令军事家们信奉推崇的名言：“突然性是战略的本质。”

很难想象，丧失了“突然性”的8月23日会是怎样的一种结局。有一点则可以肯定，炮击金门没有了引人入胜的情节，失却了隽永光彩的魅力，降低了惩罚打击的力度。

一生对《资治通鉴》爱不释手、从未读过什么哈特或克劳塞维茨的毛泽东，有一次向彭德怀提问：我们那许多大炮，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搬过来运过去，他不能晓得？彭德怀答：前线的官兵有办法，可以让他不晓得。

确保突然性——8月23日第一次炮击金门成败的关键。大战略家毛泽东苦苦思索、并要求他的将军们必须实现的课题。

读过六年正牌师范、喝过ABC洋墨水、从1937年著名的山东黑铁山起义开始戎马生涯的石一宸，是那种将“骁”与“智”合二而一、集于一身的军人典型。

从最基层带兵官干起、在第一线冲杀陷阵一级级升迁上去的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大秀才”的文化根基又使他养成了勤于动脑善于总结打一仗就得提高一大步有所收益的习惯。长期在高级作战指挥机关给首长们担任参

谋、幕僚长，更使他眼光犀利视角高阔，才智得以淋漓发挥。很遗憾，当他终于升至大军区副司令职、成为独当一面的战区次高长官时，中国的土地上早已没有了枪声，就像超级球星失去了绿茵场一样，最出色的军人大概也很难在战场之外证明自己的价值的，但石一宸不是这样认为，他把自己的价值融入和平时期对未来战争的预测和思考之中，他废寝忘食孜孜以求钻研战例阐发军事理论的直拗与干劲，在我军高级干部中实属罕见。无论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顾问，还是退下来，一不打猎，二不钓鱼，三不搓麻将，四不甩老K，五不吃饭馆，六不游山水，每天除去散步一小时就是手脑并用，不停地读，不停地写，一部部军事专著、论文、回忆录从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将军笔下面世，《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问题》等论文还被列为全军高级干部必学的教材。谈及1958年的“八·二三”，石一宸说：毛主席军委要求确保首次炮击的突然性，这是一个很简单也很不简单的课题，很简单——你在计划中尽管把要求写进就是了。很不简单——实际操作中，任何一个环节哪怕出一个小纰漏，都有可能毁坏“突然性”。

毛主席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金门的眼皮底下大修工事，调动部队、装备而又不叫敌人发觉，确保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用今天的话讲，这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大工程。

一个多月，我们无非操心那么几件事吧：

堵住敌人的耳朵。那时，福建前线敌特挺多，有从海上漂来的，有从空中丢下来的，还有隐藏潜伏下来的，常打信号弹发电报或搞破坏，搞得人们神经很紧张。记得有一天，刮大风，一小股敌特乘着暗夜摸上岸来，打了几枪，抓了我们个把人，回去大吹大擂。北京对这件事批评很厉害。我到前边去处理，晚上，站在哨位上，叫几个战士在敌人上岸的地方走一走，确实是既看不到，也听不到。我们海岸线那么长，哨所再多，也不可能撒豆成兵嘛。防敌小股偷袭，一直是前线的一件大事。因此，炮战前，我们一方面加强战区的战备，一方面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着手将战区人口疏散，多少万老弱病残幼都迁到后方去了，可疑分子也一块大搬家，前线仅留下少数经严格政治审查的基干民兵。这样，前线的安全环境得到过滤和净化，敌特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难以立足，等于把台湾、金门的耳朵堵住了。

捂住敌人的鼻子。懂炮兵的人都知道，对一个目标观测的点愈多，点与点之间的距离越大，交会目标的方位角度便越精确，我们对金门几百个目标一般都由三对交会观察所进行侦察，所距基线由800米增至3700米，精确计算每门炮对每一个目标的射击诸元，到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按这个诸元打，预计进行面积射是可以得到满意结果的。算好了诸元，一律不进行试射，一个多月里，我们对金门不打一发炮弹，不让敌人从硝烟里边嗅出我军的真实意图。

十六、17时30分开炮

蒙住敌人的眼睛。连天的大雨，给部队开进、施工带来许多烦恼、痛苦，但也有一个好处，遮挡了敌人的视线。所以天气最恶劣的时候，部队恰恰干得正欢哩。部队调动一般都在天黑后进行，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侦察卫星和红外夜视器，黑夜确实是个把所有秘密都一古脑装起来的保险箱。8月22日午夜和23日凌晨，我们几百门大炮和几千吨弹药从待机位置进入发射阵地，车辆全部闭灯行驶，当时急造军用公路都修好了，很快，各就各位，马上搞伪装，太阳出来后你看吧，我们阵地上的影象和昨天没啥两样，一切如故，好像什么事也

没发生。

麻痹敌人的神经。一个月内，我们适度地在福州那边制造一点情况，福州龙田机场的飞机时不时起飞一下，偶尔，向马祖打一阵炮，戏不能太过，要恰到好处。敌人果然错觉上钩，8月22日蒋介石还派了一个陆战师去加强马祖，我们的“声于北而击于南”的策略大体奏效。

保证首次炮击的突然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炮击的时机。这可是毛主席直接掌握的，开炮命令，必须由他亲自下达。

8月23日，炮击金门的指挥网络是这样的：毛主席在北戴河做决定，叶飞把决定从北戴河传到北京总参作战部。作战部王尚荣部长直接向厦门云顶岩下达最后命令。云顶岩前指总指挥是军区副司令张翼翔，但他不管接电话，王尚荣的电话由我负责接，再由我向各炮兵群下达。预定17时30分实施炮击，到底打不打，我们在厦门，就等北京王尚荣一句话了。指挥坑道里，我的周围摆了十几部电话机，与各炮兵群、分群有直达线，有迂回线，还备有分线路随时可以调用；确保命令畅通无阻。战时，我甚至可以同任何一门火炮直接通话，整个通信工作是相当出色的。

从下午15时开始，我与总参王尚荣开始用加密电话联络，我一直握着电话机子不敢松手，王尚荣说他在北京也是握紧了电话不敢松手。我隔几分钟问一遍“主席开炮的命令下来了没有？”回答总是“没有”。一直问到17时，王尚荣也有些焦躁不耐烦了，他的湖北嗓门挺大，说：“老石，你别催命了，现在我比你还急呢，主席命令一来，马上会告诉你！”这时候，下面炮群又来电话问我：“到底打不打？”我也话：“别催，等命令。”可我还是憋不住催问王尚荣，一直催到17时20分，王尚荣突然在电话里高兴地说：“主席命令到了，17时30分准时开炮！”我马上向张翼翔报告。张翼翔也很兴奋，说：“对表吧。”

于是，我要求各炮群对表。按照部队的战争年月形成的老规矩，对表均以最高指挥员的手表为准，所以张翼翔的表这时是唯一的标准时间。当然他的手表指针在中午12时已经参照广播电台的报时做过校正。

炮击前的那10分钟，很漫长，很安静，只听到桌上马蹄表的“的达”声，连从了望孔吹进来的海风轻微的声音都能听到。从了望孔望出去，天空均匀地布设着薄薄的鱼鳞状的云彩，云后的太阳像月亮一样发出明亮、柔和的光芒，敌岛清晰无比。老天爷真乃助我一臂之力，为我们首战告捷，恩赐了一个上等的好天。大、小金门和大、二担、一切状态如常，汽车在公路上跑，屋顶冒着灰白色的炊烟。山头、稻田地里，三五成群的国民党士兵还在构工。料罗湾，悠哉自得地停泊着几艘军舰，有人有车在码头装卸。对大陆的高音喇叭仍旧絮絮叨叨唱着反攻高调……周末星期六，又是开晚饭时间，确是国民党军最松弛、懈怠的时候了。

17时27分，我说：“各炮装弹！”

二十秒内，459门大炮迅速撤除了火炮伪装网摇起了炮身。装填手将第一波炮弹推进炮膛。关闭了炮门，瞄准手按事先赋予的诸元将炮口定位。

17时30分，分针与秒针重合的瞬间，我对着送话器下达了命令。命令就是两个字：“开炮！”

说完这两个字，我犹如卸下了千斤重负。作为军人，一生中能够参与指挥像炮击金门这样重大的作战行动，用一片愤怒的炮声向全世界表明中华民族不允许外来势力插手台湾海峡、伟大祖国必将重新统一的呐喊，神圣、庄严、自豪、光荣，诸多感受搅在一起，心情确实难以平静。另外，我们圆满按照毛主席意

图，实现了打击的突然、猛烈，达到预期的战略、战役目的，就像三伏天吃了一个脆沙瓤的冰镇西瓜，肚子里特别的爽快舒服呀。

炮战就是如此，命令一旦下达，唱主角显神通的就是大炮和一线的官兵了。于是，我们几个指挥员暂且忙中偷闲，都走到了望孔前，看外面的热闹和风景去了。

十七、“台风”与“暴雨”

历史应该记住这一时刻，公元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统一与分裂、正义与邪恶、侵略与抗击之间的平衡再度被打破，战争，无可规避地终于在中国东南疆域爆发。

炮击从首批炮弹出膛就是高潮。共有三个波次。

第一波作战暗语“台风”，持续时间15分钟。对北太武山金门防卫部，使用6个炮兵营共72门火炮，发射6000余发炮弹。对金门县城东北的敌五十八师师部，使用3个炮兵营共36门火炮，发射了3000余发炮弹。对位于小金门岛中路的敌第九师师部，使用5个炮兵营共60门火炮，发射了5000余发炮弹。对小金门林边、南坑的敌二十五团、二十七团团部，使用6个炮兵营共72门火炮、发射了近6000余发炮弹。对大、二担岛敌营房，炮阵地使用2个炮兵营共24门火炮，发射了近3000发炮弹。对料罗湾敌运输舰使用海岸炮6个连共24门火炮，发射了1000余发炮弹.....

第二波作战暗语“暴雨”。第一次火力急袭后暂停了5分钟，让海风吹散硝烟，让炮管稍稍冷却，17时50分再度开始，持续5分钟。重点压制开始零星还击的敌炮兵阵地。

第三波为一次短促急袭，19时35分开始，每门炮打4发，对预计中的敌抢救、维修、灭火人员予以打击杀伤。

前两个波次，平均每分钟发射1500发炮弹，20分钟内，顺着459根炮管，共有近3万发炮弹，约600吨钢铁落在金门预定目标区。

石一宸老人说：从云顶岩上望出去，我“开炮”的命令一下，像按电钮一样，各炮阵地上闪现出一簇簇、一朵朵白色的爆烟和桔红色的火光。声音稍迟才到，是连成一片密不透风的巨响，夹带着炮弹划空的尖啸。大约十几秒时间，大、小金门先炸起一片亮点、烟簇，紧接着，亮点变成火海，烟簇形成了烟雾，又过十几秒，传回对岸轰隆隆打闷雷一样的声音。料罗湾海域，炮弹炸起一道道白色水柱，弹片把海面打得好像沸腾起来，敌人几条兵舰飞快向深海逃逸。国民党的有线电话被打掉了，只能用无线呼叫告急，我们这边监听得明明白白，一片混乱，有的连暗语都不用，乱叫“共军的炮火太厉害了，我们被打得没有一点办法。”张翼翔高兴地对北京王尚荣说：“王部长，你看不到这里的景象，就听一听吧。”然后，把电话受话器对着了望孔，让王尚荣也分享我们前线的兴奋。

梁树森老人说：我们团每门炮平均打了80至100发吧，急促射，不停地打。许多炮管都打红了，才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许多魁梧壮实的装填手连续送弹上百发后，胳膊都肿了，第二天连端个饭碗都费劲。那天天气晴朗，能见度特别好，肉眼看金门都清楚，我们炮突然一响，开始还可以看到那边的汽车乱跑，兵乱跑，一会儿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我们阵地上一片发射烟尘，对岸金门也是一片烈火硝烟。海风把大担岛上的硝烟吹到海面，与小金门的硝烟相接，继而又与大金门的硝烟连在一起，在我炮阵地前方海面，形成了一道厚厚

的灰黑色的巨大烟墙，场面真壮观好看。

赵树和老人说：8月23日，从下午4点开始，我们就做好了炮击的准备。我和副连长在发令所，分工是，我听电话，副连长举着手，命令到，我喊“开炮”，副连长手一放，阵地上排长、班长的手也一齐放下来，各炮便装填，拉火手就拉绳发射。那个紧张劲儿，别提了。副连长足足举了二十分钟，命令还没到，他的手又不敢放下来，怕下边误会了把炮弹提早打出去。一门炮走火就是天大的违纪呀，得军法从事。他只能举着手走到阵地上，对排、班长们说，大家都先把手放下来，歇一会儿吧，这活计太累了。5时30分，命令终于到了，我们的炮弹从不同方向一群一群像卷场机喷撒谷粒似地发射出去，从我们连的阵地，看不到金门岛，也不知道自己的炮打到哪里了，反正管他娘，就按照上级给的那一个诸元，闷头猛装猛打了。上级指挥所向我们通报，说我们的目标冒起大火来了。

梁文科老人说：5时30分，青岛岛上我们连4门炮几个齐放，大、二担国民党士兵滚的滚爬的爬没命往回跑，我从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本来，他们有三五成群出来拉呱的，有在树荫底下凉快的，还有下海洗澡的，闲在得很，一点也没觉查我们会开炮。打了没多大一会儿，烟尘就把整个大、二担罩住了，啥也看不见了。这时候，大金门国民党的155加农炮打过来了。我们青岛的座标，敌人也是老早就标定好了的，但由于他小金门、大、二担叫我们压得发不出炮来，从大金门打过来又太远，对我们威胁不大。

十八、“金门王”(前缺)

胡璉仓皇爬上坦克之际，一颗手榴弹在不远处爆炸，他背部负伤，血肉模糊。坦克载着他落荒而逃，辗转运到上海虹口天主堂医院，由于救治及时，共从背部手术取出大小弹片三十二粒，有几粒与肺、心“仅一纸之隔”，但终未触及命脉，胡璉休养数日，举手投足如初，遂以“更加饱满的战志和坚不可摧的信念，重新投入剿灭匪祸的战场”。

胡璉向“总统”面献“重整旧部，续为国用”之策。龙心大悦，当即任命胡璉为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于新到的美援武器中，为其拨足三个军的装备。胡璉不负圣恩，即日起程，前往江西，收拢残部游勇，并独出心裁，提出“一甲一兵，一县一团，三县成师，九县成军”的特殊征兵构想，仅数月，得新兵四万。在双堆集彻底覆亡的十二兵团，又以另外一副面孔，出现在“国军”的序列之中。

解放军高级军事机构，很快于敌营垒中重新发现十二兵团番号。战场上，此类被全歼又再度恢复之敌，即便延用“王牌”标签，一般均不堪一击，战斗力与其“前身”，不可同日而语。故对敌新组建之十二兵团，未予足够重视。

悲剧恰恰就发生在这“不够重视”上面。叶飞的三野十兵团在千里入闽先下福州又向厦门发起猛攻之时，胡璉的新建十二兵团也从江西退至广东的潮汕一带。胡璉的任务原本是保卫广州，眼看林彪的四野攻势犀利，为保存实力，乃从汕头悉数登船，其回撤方向无非是海南、台湾、金门三地。十兵团情报部门已侦知胡璉正在海上，不排除去驰援金门，但最后判断敌去台湾的可能性为大。此时，金门岛上只有敌李良荣二十二兵团二万余惊弓之卒，十兵团遂下决心，一鼓作气再攻金门。

胡璉开始确是要回撤台湾的，航至半途，接获台北电令，“去金门与李良荣

换防”，方掉转船头，向金门进发。胡璉船队刚刚驶抵料罗湾，解放军在古宁头的抢滩登陆也已打响，守方一个未走又来一个、平添数万新锐，而攻方仍在按原计划实施操作，形势大利于守而不利于攻。交战之初，胡璉对胜负之数并无把握，双堆集的教训太深刻，他不敢再冒空降敌前的风险，坚持蹲在船上指挥，以防不测。后来，发现解放军船只被焚，后援不继，已成孤军，才下决心弃船登岸，实施更大规模的反包围反冲击。金岛三天大血战，胡璉以伤亡几乎相等的代价，吞噬了解放军登陆部队三个加强团近万人。无可否认，这是国民党军于三年内战中被整师、整军、整兵团地消灭了八百万人马之后，唯一一次歼灭性的胜仗，“大捷”于蒋氏政权风雨飘摇危如累卵之际。胡璉，很像一个在最后一分钟乘乱破门的球员，使败方未被剃光头，为惨败挽回了一点面子。

胡璉终于“凯旋”，他的“胜利”，使台湾旷日持久地为之陶醉、为之倾倒。据说，也有一些一直大败亏输与“胜利”二字无缘的将领如汤恩伯胡宗南辈，出于眼热不服的心态于背后窃议：古宁头不过打赢了一场遭遇战，算什么“料敌如神”？胡伯玉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这小子，就是命好。

命大、命硬、命好的胡璉，无可争议地戴上了“金门王”的桂冠。“总统”两度委以重任，要他到金门担当戍边大任。前后共八载，胡璉在金门不辞辛苦持之以恒地干一件事：探挖洞、广积粮、多贮弹。

胡璉每日开山凿洞不止，终于构筑了完整的环岛防御体系。“金门王”伫立北太武之巅，俯视全岛，喜上眉梢：

环岛纵深防御体系由前沿基本阵地、中间阵地、核心阵地组成。水际滩头设有绵密的障碍物，如轨道砦、铁丝网、围墙、阻绝壕、地雷场，水下设三列雷阵。前沿阵地筑建地堡群，防御支撑点，反空降高堡等。

纵深地域高地上，筑有大型坑道，配置大口径火炮阵地。各式高射兵器，组成了高、中、低立体三层对空防御火力。以平射、侧射、反射火力构成了三面三层火墙。基本上达到了“岛屿要塞化”、“驻地战场化”、“战场堡垒化”及“一人一坑”、“一车一坑”、“一炮一坑”要求。

金门防卫部的核心阵地是由巨大、广阔的“中央坑道”构成。它的南、北、东三面贯通，汽车可以进出，内有31条支坑道，126条屯置弹药、物资粮食的副坑道，总长7000米以上。其中的“擎天厅”，平时可容三千人开会欣赏歌舞表演，战时搬走座椅，即成可容纳三百张病床的地下医院……

又一次死里逃生，胡璉心有余悸对祝贺者们哈哈笑道：你们别总夸我命大、命好啦，这一回，可是多亏了咱们的“俞大部长”哩。

十九、翠谷

8月22日夜，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飞抵金门。

第二天，俞大维先巡视了大、二担岛，再转航到小金门。午餐毕，由师长郝柏村少将陪同视察碉堡、战壕、坑道和炮兵阵地。然后回航大金门，上了岸，乘车前往古宁头阵地。天气晴朗，日头西斜，能见度极佳，海面一片宁静，自从国土分裂，昔日喧腾熙攘的金厦海域便不见了樯桅，只留鸥鸟们贴着海面低低的飞，发出忧怨的鸣叫。俞大维举着望远镜追逐翩翩远去的鸟影，厦门、鼓浪屿及对岸景物历历在目。曾经旌旗蔽日万帆竞渡的古海战场和9年前的“大捷”、“获胜”之地，激起了文人的壮情伟气，他以一种豪阔的气魄对章杰、张国英两位陪同将军说：“只要当面匪军有集中蠢动迹象，我们一定可以制敌于彼岸，击敌于半渡，摧敌于滩头，歼敌于阵地，就像当年古宁头战役‘大捷’”

一样，再来一次更大的全胜。”

言毕，折返翠谷，准备出席将在水上餐厅举行的晚宴。

先与胡琏在招待所附近一块平地上对坐晤谈。须臾，胡琏起身，准备先去水上餐厅安排一下，但俞大维叫住了他：“伯玉，你等等，我还有事。”

胡琏刚站定，便看到对面山坡有白色烟柱一阵一阵炸开，接着是沉闷震耳的爆炸声。俞大维诧异，问：“那是我们在处理废弹吗？”

胡琏答：“不是！”

俞大维于瞬间恍然醒悟，叫道：“伯玉，那是共军在打炮呀！”

刚好是5时30分。大陆首群数千发炮弹从不同发射阵地汇集北太武山，越顶而过，如疾风雷雨。炮弹一发紧跟着一发，猛烈爆炸破片乱飞，震耳欲聋，天崩地裂，翠谷眨眼间变成了恐怖之谷，死亡之谷。

俞大维本能地蜷缩身体趴在地上，片刻，紧紧抓住胡琏的手臂说：“这里不安全，你跟着我走！”胡琏看到他已被弹片创伤多处，血流满面，反而扶着他走。破片痛快淋漓地啸叫着，四下狂奔夺路而走的人群不时有人尖叫倒下，到处都是死尸伤员和鲜血。混乱中，两人谁也顾不上谁了。丢下对方很快走散。

胡琏到底年轻腿快而且路熟，几个箭步窜进坑道，这才想起了俞大维，急迫询问左右：“你们看到部长没有？”回答“没有。”胡琏于无比惊愕中，要侍从们赶快出去寻找。

十分钟后，俞大维被两名宪兵架进了坑道。人们在微弱的烛光下，给他包扎伤口。惊魂甫定，得知所有的通信线路已经中断，与各阵地已失去联系，特别是水上餐厅方向，伤亡惨重，他叹口气，强作笑脸，同胡琏和左右们打趣道：“我明知你们是在水上餐厅，那里假如是个火场，我可以设法救火，但是那里是个炮弹窝，只能祈求你们能够自求多福了。”

一句毫无幽默感的幽默话，众人听了都裂嘴露牙，但那不是笑。

当晚，俞大维头系绷带，满身血污，在硝烟未散的夜色中，悻悻返台。俞大维胆大命也大，X光片检查，除手臂负伤外，还有一颗米粒大小的弹片击中他的后脑部，但未穿透头骨，无大碍，不必手术。当然，那弹片如果是黄豆大小或玉米粒大小或蚕豆大小，大陆方面的战果统计一定更加辉煌。

胡琏仍然吉人天相，他是因为俞大维叫了声“等一等”，才没有到水上餐厅去的。俞大维后来回忆“该谈的，其实都已谈过了，哪里还有事。”那为什么还要叫住胡琏，连俞大维自己都百思不得其解：“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胡琏命不该绝，阎王爷又一次放他一条生路。

话说回来，如果俞大维、胡琏在第一次炮击中便光荣“成仁”，金门上的指挥中枢被叶飞一炮轰光，那么惩罚的目的似乎也达成太早，下面的“戏”再演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大看头了。

5时30分，景色宜人环境恬静的翠谷水上餐厅，顷刻间成了血腥的屠宰场。

胡琏备下一顿丰盛的酒菜为俞大维接风，使得金防部副司令赵家骧、吉星文、章杰、张国英及参谋长刘明奎等二十几位高官齐集水上餐厅恭候，结果，主人和贵宾尚未到，第一道“大菜”先端上来了，竟是大陆免费馈赠的炮弹。

战后勘察现场，翠谷池塘，东西两座小桥均被炮弹直接命中，塘坝断裂，蓄水流失，只见塘底污泥干涸，弹坑累累，一座华丽的水上餐厅被破片穿射得孔洞密布，里外墙壁上血迹斑斑，惨不卒睹。

炮弹突然炸响，出于求生的欲望和本能，赵家骧拔腿冲上小桥，夺路而逃。

只可惜，人快不如炮快，当即腰部中弹，倒地身亡。

赵家骧为陆军大学（黄埔系）十四期生，毕业后由排长干起，擢升迅速，二十二岁即任营长，是为国民党军中最年轻的营长之一。抗战中，率部参加过武汉会战及打过昆仑关、天堂顶等硬仗，34岁在昆明主持中美参谋训练班事务，被视为国军“后起之秀”中的佼佼者。抗战胜利后，赵某对襄助杜聿明收拾滇局武力解决云南龙云，策划周详，处置迅速，乃更获“总统”嘉许器重。内战爆发，赵家骧调任东北剿总参谋长，三年苦战，出关十万雄兵，回关光杆司令，台湾史书用“处境艰危、心力交瘁”八个字，将他一败再败全军覆没的经历给了含糊其词的概括。

赵家骧并非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赳赳武夫，此君手不释卷，颇通文墨，其诗词和书法在台湾均小有名气，享有“儒将”之誉。请欣赏他的一首《军中新吟》：

毳幕乡心对月明，严霜九月冰初成。

无边大漠千营静，卧听铁骑啮草声。

勿论写作背景，就诗论诗，确有一些唐宋时代的气魄和壮伟。

赵家骧写给夫人的最后一信上说：“现匪正在蠢动，我侪正聚精会神坚守着，愿天启契机，共迎反攻之胜利……”遗憾，他没有迎来“胜利”，却迎来一块叫他魂归西土的弹片。

炮战发生，台湾“国防部”战情中心频频以载波电话询问状况。胡璉赶紧清点，“高级长官”死活都有着落，唯有副司令官章杰下落不明，经多方查询，也都没有结果，这种生死难定的情况，依惯例，只好报称“失踪”。直至第二天黎明，在水上餐厅附近发现炸碎的骨殖和章杰若干残碎遗物，并经其传令兵辨认，方证实确已死亡。并可以推论：有一发炮弹不偏不倚直接命中他本人或就在他近旁爆炸，无数弹片一瞬间便将他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了。

章杰为飞行员出身，参战多为对地面扫射轰炸，无空战击落纪录，靠老资格和与人无争得以升迁，在国民党军中算不得杰出优秀者，名气不大，仕途也不再看好。其夫人张延芳女士回忆：章将军阵亡那天，她就像有预感似的。晚餐前，她正为孩子们洗澡，大女儿却将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插在头发上，她发现后，曾怒责了女儿。当时她就感到不适，心里怔忡不定，第二天一早，便得到了夫君殉职的消息。

炮火无情。张延芳女士悲恸欲绝，章杰死不见尸的结局也令台湾、金门许多人感叹唏嘘了一阵子，但他毕竟是无显功奇才之人，很快被遗忘，鲜有人再提及他了。

吉星文则大不然了！

任何一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都会大书特书：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守军在卢沟桥头和宛平县城打响了八年抗战的第一枪，而率部苦战二十九个昼夜、使全国人心振奋、世界为之侧目的宋哲元部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团长吉星文，也以极具光彩的抗日英雄形象，走进中华民族最为悲壮辉煌的一段历史。

抗战期间，吉星文坚持与士兵同甘共苦，穿草鞋，吃干粮，常常以一块大头菜、几个冷馒头果腹，且跋涉千里，丝毫不以为苦。他的士兵，每人背一把鬼头刀，惯肉捕夜战，令日伪军闻之胆寒，从此，一曲雄壮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遍了中华大地。吉星文作战尽管勇猛，但因杂牌军背景，不是黄埔嫡出，长期以来官阶升而权不重，只能在权力中枢的外围打转，很难迈进“总统”心腹圈子一步。据说，吉星文早就憋住一口气，在澎湖接到平调到金门令后，欣然前往，决心在最前线干出个模样来给世人看看。临行前，其四岁

小儿曾拉着他的衣服叫他早点回来，他只是亲一亲儿子的脸蛋笑一笑，并不知此一去便再无返期了。

大陆一炮将吉星文打死，这还了得，台湾方面抓住把柄不放：“中共永远洗不清民族罪人的骂名！”

打死了民族英雄即为民族罪人，这是一个简单逻辑推理，如成立，那么早年把吉星文带出来当兵，并给予他深厚爱国主义影响的他的叔父吉鸿昌，则更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抗日英雄，后因坚决抗日而遭国民党逮捕枪决，骂名不知当属何人？杨虎城、张学良两位抗日英雄，一个早早惨死于歌乐山下，一个长期幽闭于孤岛冷宅，骂名不知又属何人？

追根溯源，1958年的隔海炮战只不过是1946年开打的那场战争的延伸和继续。战争双方，从统帅、将军到士兵，哪一位不曾都是响当当的“抗日英雄”？应该说，让刚刚历经血火的“抗日英雄”们骨肉相残自相杀戮者，才永远难洗历史的骂名。

吉星文是在向水上餐厅匆匆走去的途中为密集弹片所重创的。急送医院，立即手术，将弹片逐一取出，又调来一排兵献血3000CC，伤情稳定，院方认为已无大碍，但不知腹内仍留有一极微的碎片扭转入肠，三天后发生腹膜炎而终告不治。

吉星文在澎湖副司令任上，澎湖林投公园军人公墓落成，吉和另一位副司令祭奠时开玩笑说：“我们当中，不知谁将先躺在这里？”

孰料，还是吉星文自己捷足先登了。

历史是一位公正的法官，我以为，不会因为他躺在这里而抹去他曾经有过的光彩。但也不会因他躺在这里而说：“吉将军，你死得其所。”

副司令中，还是炮科出身的张国英沉着老练，炮声响处，他立即卧倒，迅速把水上餐厅内的一把弹簧沙发座椅拉过来当做临时掩体，然后，相当冷静地作出判断：弹头飞行呼啸中夹杂着爆炸声，肯定是地面炮击而不是空中轰炸。此刻，密集爆炸所产生的硝烟，既刺鼻，又睁不开眼，如果冒然奔出，是难以从弹片的层层穿射中安全通过的。于是，他点燃了一枝香烟，大口大口吞食，一动不动在那里趴着，等待老天的裁决。

神了！弹片像无数把飞刀利刃漫天狂舞，竟没有伤到他一根毫毛。

他终于熬过那漫长的恐怖，待爆炸声刚一转疏，便像兔子一样窜出，撒腿狂奔，扑向防炮洞洞口。那一刻，他觉得那小巧玲珑的水上餐厅简直就是个活地狱，而这黑暗阴湿的山洞却是最美好的天堂。

事实上，爆炸中凡就地伏卧者大都无恙。

是经验和镇定使张国英多活了一遭。

参谋长刘明奎的亲身经历，则是战场上“生与死”的另一种景象：

赵家骧饮弹殒命的同一时刻，刘明奎亦负重伤，右大腿股骨严重骨折；左下腿被弹片割伤；左上臂内侧肌肉切开，动脉断裂，喷血不止；左胸侧肌肉被狠狠剝去了一大块。整个人就像从头顶泼下一桶猪血，活活成了一个血葫芦。

幸运的是没有伤及头部，神志始终清醒，还知道血流尽了会丧命，本能要求他立即行动，迅速将左衣袖一块，贴在左上臂之伤口，再将左上臂使劲儿下压地面止血，果然灵验，不久血止；再将破衣烂衫覆在左胸伤口，右手压住止血；右大腿虽然伤重，竟自动止血，是为天赐。

刘明奎倒卧血泊之中，周遭爆炸猛烈，只能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苦捱时辰，等待救护。忽然上方水塘命中一发，激起冲天水柱，刘明奎瞪眼一看，只见

一黑色圆物，从天而降，直向头部击来，顾不得臂伤疼痛，伸出两手奋力挥去，挡在一边，再看，乃一块垒砌塘堤的圆石，登时吓出一身冷汗！若非头脑尚清楚，救险得宜，就算不重伤而亡，也将被砸破头颅而亡。

一小时后，刘明奎终于被抬进医院，刚开始X光照，忽觉眼前一黑，睁大眼睛却看不见任何景物，并且心虚发慌，便挣扎着用最后的气力喊叫：“不要照了，赶快给我输血，我要休克了！”

医生问：“你是什么血型？”

答：“A型”，从此失去知觉。

如果颁发战场自救勋章，刘明奎无疑是第一个有资格领取者。他用一系列果断正确的处置捡回一条狼狈透顶遍体鳞伤的性命。

1994年我到兰州公差，同一软卧包厢内，有一位从台湾回甘肃探亲的李先生，得知李先生曾在金门服役，我十分自然地同他闲聊起了“八·二三”炮战，李先生说：怨不得大陆的炮准，实在是水上餐厅建得太不是地方。“八·二三”之后，金门军民私下都把翠谷视为凶象之地，新兵都不太愿意到那里去当差，认为不吉利。这是迷信，大家都懂得，但那里实在死人伤人太多，而且那么多将官，一走到那里，人就忍不住落泪呀。

1958年，大陆用几百门火炮给金门播种，最直接的收获，应是把金门的翠谷变成了伤心谷、落泪谷。（完）

